

## 摘要

清初作家陈忱，著述颇丰，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称：“弹词则有陈忱《续廿二史弹词》，曲本则有陈忱《痴世界》，……演义则有……陈忱《后水浒》<sup>①</sup>。”另有《雁宕诗集》、《雁宕杂著》，可惜大都亡佚，今仅存小说和遗诗一百一十四首。本论文以遗诗和小说为切入点，探讨陈忱的遗民思想，力图把握明清易代之际作家的内心情感。论文分三章：

第一章对“遗民”予以界定。论文认为：遗民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在时间上须身跨新旧两朝；在思想上，则眷怀故国、耻仕新朝，不与新朝合作。以此标准衡定陈忱，无疑符合。论文并将陈忱置于明末清初的历史背景下，力图客观、真实地勾勒作家的人生和轨迹。

第二章从遗诗考察陈忱的遗民情结。遗诗表现的遗民情结主要包括：对故国，诗人怀有强烈的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此为全诗的情感基调。同时还饱含对明亡的深刻反思；对新朝，诗人痛彻地揭露和控诉清廷的政治统治与文化高压；对于入清后的处境，诗人抱志守节，栖身田园，拒仕新朝，批判讽刺变节者……遗诗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诗人遗民思想的深刻内涵，表达了捍卫民族气节的坚定决心。

第三章从小说《水浒后传》考察陈忱遗民情愫。论文从小说成书时间、创作意图、情节构思与环境描写等方面加以论述，解释作者“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的创作方式和“《后传》为‘泄愤之书’”的创作意图，围绕“愤六贼之弄权误国”、“愤官宦之嚼民饱壑”、“愤释道之淫奢诞诞”、“表草野孤臣之忠君卫国”等问题具体阐释。小说结尾金鳌岛海外建国表达了作者的希冀与期待。

本论文从文本入手，旨在通过对陈忱遗诗和小说的系统分析，结合明末清初的特定时代背景，展现作家遗民思想之形成和复杂性。

**关键词：**陈忱；遗诗；《水浒后传》；遗民情结

---

<sup>①</sup>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80年版，第158页。

## ABSTRACT

Chen Chen, the early-Qing-Dynasty writer, is more productive than he is generally known. As noted by Hu Shi (1980), “the Xunzhou City boasts many writers of a diversity of genres, such as...*tan chi* (fiddle ballads in Chinese southern dialects) as represented by Chen Chen’s *Xu Nian Er Shi Tan Ci* (*A Continuation of the Tan Ci in Twenty-four Dynasties*), plays as represented by Chen Chen’s *Chi Shi Jie* (“The Infatuated World”), and novels...as represented by Chen Chen’s *Hou Shui Hu* (“Postscript of Shui Hu”). Chen Chen also authored *Yan Dang Shi Ji* (Yandang Poem Collection) and *Yang Dang Za Zhu* (Yang Dang Miscellaneous Writings), most of which have been lost. His extant works include his novel and 114 poems themed in recalling his overthrown dynasty. Based on his poems and poem, this thesis aims at analyzing his thinking as a survivor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exploring the inner world of the writers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e thesis is composed of three chapters.

Chapter 1 defines the term *yi min*, literally “left people”, or “adherent of an overthrown dynasty” or “survivor of a former age”. In this thesis, *yi min* is defined according to two standards. In the aspect of time, they have lived in two different dynasties; in the aspect of thinking, they yearn for their former royalty, and despise apostasy and serving the new dynasty. These two standards are applied to confirm Chen Chen’s identity as a *yi min*. Moreov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i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is thesis so as to base the analysis of the writer on his living background.

Chapter 2 explores the feelings of the author as a survivor of the Ming Dynasty by analyzing his poems. The analysis centers three aspects, namely the homeland, the new dynas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ome land and the new dynasty. As a survivor of Ming living in Qing, Chen Chen missed his homeland and deprecated the newly-established Qing Dynasty; he wanted to live a carefree life as an anchorite but worried about the country’s fate and the people’s welfare; he longed for the triumph in battlefield but mourned about aging and the bygone good old days.

Chapter 3 focuses on Chen Chen’s novel *Shui Hu Hou Zhuan* and analyzes it in

four dimensions, namely its time, the author's intention, its plot, and its descri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novel intends to "vent the author's anger" and does so in disguise of others' stories. Four types of angers are identified and analyzed, namely the anger for those powerful and imperious officials who did harm to the Ming Dynasty, the anger for those apostate officials who served the new Qing Dynasty, the anger for those corruptive Qing officials who exploited the people, and the anger for the hypocritical monks and taoists who wantoned and deceived. The end of the novel,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indicates the author's longing for a peace and prosperous society with a wise king and virtuous and talented officials.

Based on carefully reading the texts, this thesis aims at systematic analysis of Chen Chen's poems and novel and hence, displays the thinking of the author as a *yi min*. The conclusion is only tentative since the references of this thesis and the author's knowledge are limited.

**KEY WORDS:** Chen Chen; poems by survivors of an overthrown dynasty; *Shui Hu Hou Zhuan* ("Postscript of Shui Hu"); complex of survivors of an overthrown dynasty

### 首都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袁秋实

日期：2008年5月30日

### 首都师范大学学位论文授权使用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首都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袁秋实

日期：2008年5月30日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遗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历史上大规模遗民群体的出现，当以宋元之际的宋遗民与清初的明遗民最具代表性。明亡清兴的政权更迭和异族入主中原的改朝换代，对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汉族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天崩地解”，于是在清初乃至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民族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为孤臣孽子的明遗民，在民族危亡之际，抱志守节，顽强抵抗，誓死捍卫故国旧君，其组织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斗争场面之壮阔、阵亡牺牲之惨烈，都是震撼人心的。遗民，除表现出一种政治态度外，更是儒家士大夫文化精神在特定时期的反映，并由此而形成遗民文学这一特殊现象。遗民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反映历史的沧桑变幻和内心痛苦而复杂的情感，抒发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展现抗清斗争与复国之志，批判清初政治暴政与文化高压，捍卫德行操守与民族气节。

在清初遗民群体中，既有遗响后世、成为立身楷模的遗民大儒黄宗羲、顾炎武，也有身名俱隐，不为人熟知的普通士子，他们都以执着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坚守内心一方净土，捍卫民族尊严和节操，这是遗民群体的共通性和一致性。与此同时，组成群体的个体成员也因其家庭背景、地域环境、个人遭际、生存方式等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风貌，展露各自不凡的心路历程。

本文以明遗民陈忱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其生平事迹与交游结社情况的考察，力图呈现陈忱当时的活动原貌，分析小说《水浒后传》“借他人之杯酒，浇胸中之块垒”的创作手法，并以遗诗反映的内容和体现的情感为小说研究提供参阅和旁证，以求全面深入把握陈忱遗民思想的复杂性。本选题理论意义在于：

1. 通过对陈忱生平事迹的梳理，澄清目前学术界在陈忱研究上存在的混淆之处。
2. 结合明末清初特殊的时代背景，分析陈忱遗诗中表达的独特情感和描写的现状，解析《水浒后传》借宋事言明事，隐晦曲折地表达个人之特点，展现时代政治对作者本人思想和创作风格的影响。

## 二、研究现状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陈忱本人及其文学作品的研究，集中在四方面：

### （一）对陈忱生平的研究

对陈忱生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陈忱同姓同名、生年和字号三个方面。

#### 1. 关于同姓同名

关于陈忱同姓同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将乌程陈忱与秀水陈忱混为一谈。范来庚编修《南浔镇志》<sup>①</sup>、钱仲联《清诗纪事》<sup>②</sup>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sup>③</sup>都犯了这个错误。鲁迅<sup>④</sup>和胡适<sup>⑤</sup>通过不同角度和途径发现了这个问题，分别指出了《四库提要》和《南浔镇志》中的错误，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杨志平在《陈忱生平交友考》中将明清时期浙江地区三个陈忱作了分析比较，有助于清晰把握和深入研究《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

#### 2. 关于陈忱生年

关于陈忱生年，学术界存在1550、1590、1608、1613和1615年之说，而主要分歧在于1613年和1615年的确定上。另外1550年、1590年和1608年之说，分别由谭正璧、胡适和徐扶明先生提出。

#### 3. 关于字号

关于字的问题主要存在“是否一字敬夫”的争论。陈忱“一字敬夫”说法，学术界有许多学者和资料都曾这样提到，如胡适《〈水浒续集两种〉序》<sup>⑥</sup>、游国恩《中国文学史》<sup>⑦</sup>、1981年上海古籍版《水浒后传》<sup>⑧</sup>、1983年版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阅读

<sup>①</sup>汪曰桢《南浔镇志·著述一》载：“顺治中，秀水又有一陈忱，字用匱，甲午副贡，著《诚斋诗集》，不出户庭，录《读史随笔》《同姓名录》诸书。皆与雁宕同姓名；昔人纪载多牵混《范志》，亦因以致误。”（出自【清】汪曰桢：《南浔镇志·著述一》，第9页。）而实际情况是：秀水陈忱，字用匱，秀水人，著有《诚斋诗集》、《不出户庭录》、《读史随笔》、《同姓名录》诸书；乌程陈忱，字遐心，乌程人，号雁宕山樵，自号默容居士。

<sup>②</sup>《清诗纪事·明遗民卷》中“陈忱”条引用《嘉兴府志》记载：《嘉兴府志》：用匱少孤力学，为诗文质于曹侍郎溶、朱检讨彝尊，得有指归。阮元《两浙轩轾录补遗》：杨文荪曰：用匱与犹子尧天并以诗名，尤为曹秋嶽司农所赏。生平著述，诗集外有《不出户庭录》、《读史随笔》、《同姓名录》诸书。（钱仲联：《清诗纪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9页。）

<sup>③</sup>《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三·子部五十三·小说家类存目一·杂事》载：《读史随笔》六卷，国朝陈忱撰。忱字遐心，秀水人。是书前四卷杂论黄帝至宋、元事，后二卷皆论明事，叙述独详……盖其立名似乎史评，实则杂记之类也。（【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1037页。）

<sup>④</sup>鲁迅在1923年12月28日致胡适的信中写到：“至于陈忱后书，其实倒是可印不可印的。我于《小说史》印成后，又于《明诗综》见忱名，注云“忱，字遐心，乌程人。”只此而已，诗亦止一首，其事迹莫考可知（原件如此，疑乃“莫可考知”之误）。《四库书目》小说类存目有《读史随笔》六卷，提要云“陈忱撰，忱字遐心，秀水人……”即查《嘉兴府志》《秀水文苑传》，果有陈忱，然字用匱，顺治时副榜，又尝学诗于朱竹垞，则与雁宕山樵非一人可知。《四库提要》殊误。”（载于《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12期中《新发现的鲁迅书简——鲁迅致胡适1923年12月28日》，第5页。）

<sup>⑤</sup>胡适在《〈水浒续集两种〉序》中第二部分征引了许多资料，指出范来庚所修《南浔镇志》中所犯的错误，并为陈忱作了传略。

<sup>⑥</sup>原文为：“顾颉刚从汪志里辑得陈忱的遗诗三首：明陈忱敬夫。”（顾颉刚案，据此，可知其字为敬夫。）（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80年版，第160页。）

<sup>⑦</sup>原文为：“字遐心，一字敬夫，号雁宕山樵，浙江吴兴人。”（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页。）

<sup>⑧</sup>原文为：“陈忱（约1613—？）是明末清初通俗文学作家，字遐心，一字敬夫，号雁宕山樵，浙江乌程（今吴兴人）。”

提示》<sup>①</sup>、钱仲联《清诗纪事》<sup>②</sup>等。对这个问题，赵景深在《〈水浒后传〉作者的诗》中首先提出怀疑，认为敬夫当另有其人<sup>③</sup>，但未指出敬夫到底所指何人。冯保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敬夫乃是陈忱好友吴楚的字。<sup>④</sup>杨志平和陈会明皆同意冯氏观点，其中陈会明在《陈忱生平事迹及有关问题辨正》中指出杨志平论述中的两点失误，并以《东池初集·倡和》的记载加以补证，使观点更具说服力。

至于陈忱号存在“雁宕”与“雁荡”两种说法，而一般都会认为是“号雁宕山樵”，如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大辞典》<sup>⑤</sup>、钱仲联《清诗纪事》，甚至《水浒后传》序末的署名。而实际上“雁荡”与“雁宕”，皆指陈忱，可依据汪曰桢《南浔镇志》<sup>⑥</sup>、陈忱《东池初集》<sup>⑦</sup>《二西遗诗叙》<sup>⑧</sup>、张隽的《东池舟集小序》<sup>⑨</sup>作出推定。

## （二）对陈忱交友结社的研究

陈忱的交友情况主要集中于他参加的惊隐诗社和东池诗社这两个文学团体。大致如下：

### 1. 关于陈忱参加惊隐诗社的情况

较早关注惊隐诗社的是谢国桢，他在《明末清初的学风》和《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曾作专门论述。其中《顾炎武与惊隐诗社》<sup>⑩</sup>对诗社有关史料梳理、成员组成及其各自事迹作了详细考证，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这个遗民诗社。至于陈忱，谢国桢先生只是将其作为诗社成员之一而简单介绍他的字号和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中提到他的一首《阅罗隐诗》，没有论述陈忱在诗社的具体活动情况。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第五章“惊隐诗社”部分是在谢国桢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诗社的文学创作活动，把惊隐诗社置于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之下，作为众多遗民诗社之一，加以深入考察，结合诗社成员个性化的创作特色，如归庄、顾炎武、

---

（陈忱《水浒后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sup>①</sup>郑云波、吴汝煜：《中国古代通俗小说阅读提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

<sup>②</sup>原文为：“陈忱，字遐心，一字敬夫，号雁宕山樵，一号古宋遗民，浙江乌程人。有《雁宕诗集》。”（钱仲联《清诗纪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9页。）

<sup>③</sup>怀疑如下：“这大约是汪《志》弄错了；因为《明诗纪事》中分明有一首陈忱的《香谷上人投诗敬夫清新可读因同过访》，这当然是说香谷上人投诗给敬夫，被陈忱看见，觉得清新可读，因生钦慕，就与敬夫一同去访问香谷上人。倘若敬夫解释作陈忱他自己，那末陈忱又同谁去访问呢？所以我认为敬夫当另是一人。”（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67页。）

<sup>④</sup>关于冯保善推测“敬夫”为吴楚的情况，可参看冯保善《小说小考三则》和《敬夫考辨》两篇论文。

<sup>⑤</sup>原文为：“陈忱，字遐心，一字敬夫，号雁宕山樵，亦称古宋遗民，浙江乌程人。生卒年不详，约明思宗崇祯三年前后在世，年约八十岁。”（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上海书店，1981年版，第4965页。）

<sup>⑥</sup>《南浔镇志卷十二·人物一》：“陈忱，字遐心，号雁荡山樵，其先自长兴迁浔，阅数传至忱。”（【清】汪曰桢《南浔镇志》，清同治二年，1863年版，第22页。）

<sup>⑦</sup>原文为：“字遐心，号雁荡。”（【清】陈隽：《东池诗集》，清初抄本，国图善本阅览室微缩胶卷2001年版。）

<sup>⑧</sup>原文为：“庚子夏五观荷于东池，西庐、西溪皆以叙诗，读之觉有秋气萧瑟、胜游难再之慨……雁荡山人题。”（引自杨志平《陈忱生平交游考》，《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1期。）

<sup>⑨</sup>原文为：“庚子夏西溪、雁荡两兄邀余赴汤子海林之约，时莲池盛开，红茭白菰，不取于市而白足怡然。”（【清】陈隽、张隽：《东池诗集》。）

<sup>⑩</sup>此文收录于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87页。

叶继武等，重点探讨诗社的文学创作特点和艺术风格。因为是做诗社整体性研究，所以很难对每位成员面面俱到。对于陈忱，何宗美先生更多是把他作为清初小说家的身份进行考察，单独提到小说《水浒后传》，至于诗则略有涉及。何先生认为小说与陈忱的其他作品，与惊隐诗社整体的创作精神一致。

## 2. 关于陈忱参加东池诗社的情况

陈忱在东池诗社的活动，杨志平《陈忱生平交游考》和陈会明专著《陈忱研究》均有涉及，而以陈会明的研究更为全面。陈著不仅从《东池诗集》中找到了陈忱好友资料，而且还新发现了陈忱的九首诗，加上目前学术界认为的原有一百零六首，总共一百一十四首。同时他对这些诗所作的详细注解，使我们更易于把握诗中蕴含的隐晦情感，了解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助于深入研究陈忱遗民思想和诗歌艺术成就。

### （三）对陈忱诗歌的研究

陈忱现存遗诗一百一十四首，主要见于陆心源《吴兴诗存》八十九首、周庆云《浔溪诗征》一百零六首、朱彝尊《明诗综》一首、陈田《明诗纪事》二十四首（但书中把“雁宕诗集”误写为“雁岩诗集”）、钱仲联《清诗纪事》四首，去其重复者，共有一百零六首。另外陈会明又在《东池诗集》中发现了陈忱另外九首诗，除一首与《浔溪诗征》中题为《壬寅初秋重集东池》相同外（但首联两字不同，《东池诗集》写作“东池”，《浔溪诗征》写作“新凉”），其他八首均与以上诸书所录不同，总计一百一十四首。郑公盾先生在《关于陈忱与〈水浒后传〉》一文的附录中收录了陈忱遗诗（除《东池诗集》收录的九首诗之外）的一百零五首，但所录文字与《吴兴诗存》、《浔溪诗征》原文有出入。陈会明将总计一百一十四首诗收录于专著《陈忱研究》，并作了注释和解说。

目前对陈忱诗歌进行研究的只有陈会明。他在专著《陈忱研究》第六章“陈忱诗歌略论”中作了论述，将陈忱诗歌作了分类，即记游、赠酬、咏史和感怀四类，但对他的诗歌艺术特色和成就未作论及。第七章“陈忱诗歌注解”中对一百零六首诗歌作了注释和解说，为我们研究陈忱诗歌及其本人思想提供有力帮助。

### （四）对小说《水浒后传》的研究

以《水浒后传》为题而写的期刊论文主要有高日晖《清初的遗民心态与〈水浒传〉的接受》、田兴国《劫后余生重聚义，诛奸表忠续旧编——陈忱〈水浒后传〉研究》、刘靖安《论〈水浒后传〉的爱国主义主题》和《论〈水浒后传〉的创作意图》、欧阳健《陈忱丁耀亢小说合论》、凌培《陈忱及其〈水浒后传〉的述评》、刁云展《关于两种〈后水浒〉的现实主义》；其它涉及《水浒后传》的专著有陈会明《陈忱研究》、郑公盾《关于陈忱和〈水



浒后传》》<sup>①</sup>、王旭川《中国小说续书研究》、高玉海《明清小说续书研究》。

### 1. 从期刊论文的研究情况来看

目前对《水浒后传》的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

第一类是以叙事学的角度和方法，从小说情节结构、人物塑造、矛盾冲突等方面入手加以分析。如田兴国《劫后余生重聚义，诛奸表忠续旧编——陈忱〈水浒传〉研究》；

第二类是用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探讨《水浒后传》反封建的爱国主义主题，如刘靖安《论〈水浒后传〉的爱国主义主题》和《论〈水浒后传〉的创作意图》、刁云展《关于两种〈后水浒〉的现实主义》。后者意在证明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和陈忱的《水浒后传》都是描写农民起义的现实主义作品，歌颂小说的人民性；

第三类是将《水浒后传》与同时期主题相近的《续金瓶梅》相比较，试图从陈忱和丁耀亢的作品中寻绎各自的“思想流程”。如欧阳健《陈忱丁耀亢小说合论》，但笔墨多在究其创作目的问题上，通过小说挖掘作者本人思想的深度不够，而且与丁耀亢的《续金瓶梅》相比，叙述重点似乎是在后者；

第四类是将《水浒后传》与《水浒传》的其它续书，即《后水浒传》和《荡寇志》相比较。如高日晖《清初的遗民心态与〈水浒传〉的接受》，重点探讨三部续书在构思、立意上的异同点。

### 2. 从其它涉及《水浒后传》的研究著作来看

一类是从续书角度将《水浒后传》与《水浒传》、《水浒传》续书与《金瓶梅》、《西游记》等其他名著续书相比较，探讨《后传》较之前传的异同点、继承与创新。如王旭川《中国小说续书研究》、高玉海《明清小说续书研究》、陈会明《陈忱研究》第四章第五节和第五章、郑公盾《关于陈忱和〈水浒后传〉》；另一类是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客观评价《水浒后传》，既要看到小说中反映的爱国主义主题，又要看到所存在的封建迷信等糟粕成分。

综上所述，前人从诸多角度对陈忱及其小说《水浒后传》进行研究和探索，而且近年来有逐步深入和细化趋势。前人的研究成果使作为明遗民小说家的陈忱形象更加清晰完整，从生平考证、结社交游到诗歌、小说创作各个方面渐趋明朗化，为我们全面把握他的遗民思想提供了相对丰富的研究资料。

研究不足之处：

1. 小说创作与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结合不足。小说是作家的主观创作，情节设计、人物塑造等无不包含虚构成分，但另一方面小说又带有现实生活的影子。因此，要深刻理解作品的主题，就必须紧紧围绕作者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来考察，这样才能更为真实、准确。

2. 对《水浒后传》的研究多从续书角度考察，探讨后传与前传之关系，忽视对《水浒后传》本身的探究。小说续书具有双重性质，它一方面是对原著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具有独立性和个体性的作家再创造。因此，应从作者立场出发，着眼于《水浒后

<sup>①</sup> 此文收录于郑公盾：《〈水浒传〉论文集》（上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8页。

传》文本，从结构布局、情节设计、人物形象、言语对话等各方面深入把握作家的创作意图和思想情感。

3. 小说《水浒后传》与作者遗诗结合的程度不足。前人多是将陈忱小说和遗诗分开论述，容易造成对陈忱思想复杂性研究的不完整和不准确。

本文力求对现存一百一十四首遗诗与小说作深细研究，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将文学创作与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紧密结合，将遗诗与小说思想精神贯穿，对陈忱遗民思想作系统考察。

# 第一章 “遗民”界定与陈忱生平问题辩说

## 一、“遗民”界定问题

1644年，朱明王朝在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大举进攻下结束了它近三百年的统治，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大明王朝宣告灭亡。同年，清兵铁骑跨过山海关，横扫中原，建立清朝。此时，明朝残余、李自成和张献忠各自率领的起义军与大清政权形成对峙的三股势力，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杂糅，造成纷乱变幻的社会局面。朝代更迭和异族入主中原的沧桑巨变，引发了国家政权更迭和社会恐慌，给中原各族人民，尤其是那些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汉族知识分子造成巨大的精神冲击。此时，除了饱尝异族统治的耻辱外，明季士大夫还要面临一连串的抉择。他们最先必须要选择的是生存或死亡，也即殉国或不殉国。当然明季士大夫殉国不始于明亡后，因为在明末，在所谓“流寇”和满清交侵之下，不少士大夫在城陷或被俘的时候便要作出抉择。<sup>①</sup>殉国者死后一了百了，不殉国者随即面临反抗与不反抗的抉择。不反抗者在新朝统治下，须在出处之间作出取舍；而反抗者在失败之后便再次面临生存或死亡的抉择，如果他们也愿意在清朝统治下生活，那就必须在出处间作最后的抉择。由此可见，明季士大夫面临的抉择是接连不断的，而以生死取舍为开端，之后才产生出殉国、起义、归隐或仕敌的取向。明季有多少士大夫殉国，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何冠彪据史料言：

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清高宗弘历“命议予明季殉节诸臣谥典”；四十一年（1776）正月，又“命议谥前明靖难殉节诸臣”，合而为《胜朝殉节诸臣录》一书。……分殉国诸臣为“专谥”、“通谥”两类，“统计一千六百余人”，至于“诸生、韦布未通仕籍及姓名无考如山樵市隐之流，则入祀所在忠义祠，统计又二千余人”，“各为一册进览”。而《四库全书》中的《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目前记载明季殉国者最齐全的记录）所载人数 3883 人。<sup>②</sup>当然这只能是个约数，但可以肯定的是超越前代的。弘历在《题〈胜朝殉节诸臣录〉》一诗的序文中指出：以明季死事诸臣多至如许，迥非汉（前 206—后 8 及 25—220）、唐（618—907）、宋所可及。又在诗中说明季的殉国者等度早传辽（947—1125）及宋，后先直迈汉和唐。既然被人认为殉国人数超越前代的金朝和南宋远不及明季，我们有理由相信明季的殉国人数是历朝之冠。<sup>③</sup>

除殉国外，也有不少人未死而选择生，而出处之间又得作一番权衡和思考。选择了处，就意味着选择以“遗民”身份面对新朝，拒绝与新朝合作，于是“遗民”便成为易代之际的一个特殊群体。

<sup>①</sup>何冠彪：《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第6页。

<sup>②</sup>何冠彪：《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第15—16页。

<sup>③</sup>何冠彪：《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第17—18页。

关于“遗民”，归庄在《历代遗民录序》中将其与“逸民”作以区分：

凡怀道抱德不同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惟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故遗民之称，视其一时之去就，而不系乎终身之显晦，所以与孔子之表逸民，皇甫谧之传高士，微有不同者也。<sup>①</sup>

简而言之，“逸民”即居清平之世而隐逸之民，而“遗民”则是处江山易代之际，以忠于先朝而耻仕新朝之人。因此，作为遗民首先必须是生活在新旧王朝交替之际，身历两朝的士人，无论他在故国是否出仕，是否有功名，但在新朝必定是不应科举，不出仕为官的。这是判定是否为遗民的首要条件。其次，作为遗民，其内心必怀有强烈的遗民意识，对故国旧君深怀思念和眷恋之情。那些在诗文中虽抒发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却出仕新朝的人，当被划出遗民之列。如钱谦益在《甲申端阳感怀十四首·其五》：

日月荒凉大地昏，山川悲啸百神奔。楚囚空洒新亭泪，望蜀谁招故主魂？厉鬼一朝终杀贼，苍生百岁敢忘恩。忧勤十七年心事，定有英灵护子孙。<sup>②</sup>

这里用“日月荒凉”“山川悲啸”来借指明朝灭亡。以《晋书·王导传》中“新亭泪<sup>③</sup>”的典故来抒发伤时忧国之情。诗中所表现的“忠孝节义”的人伦纲常、对崇祯帝自杀“殉国”的悲痛也着实令人感动，但其改仕新朝的政治举动决定了他不能成为遗民队伍中的一员。

## 二、陈忱遗民身份的确定

明确遗民身份标准，我们考察陈忱的遗民身份。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理清陈忱生卒年时间。关于陈忱生年，目前学术界存在以下说法：

其一，1590年之说，此观点为胡适先生提出。他在《〈水浒续集两种〉序》中引用顾颉刚代其在汪曰桢《南浔镇志》里找到的陈忱材料：

《南浔镇志》卷十二，页二十二上云：

陈忱，字遐心，号雁荡山樵。其先自长兴迁浔，阅数传至忱。（《研志居琐录》）读书晦藏，以卖卜自给。（《范志》）究心经史，稗编野乘无不贯穿。（《董志》）好作诗文，乡荐绅咸推重之。惜贫老以终，诗文杂著俱散佚不传。（《琐录》）（《研志居琐录》是范颖通的，《董志》是乾隆五十一年董肇镗的《南浔镇志》，《范志》是道光二十年范来庚

<sup>①</sup>【清】归庄：《归庄集》卷三《历代遗民录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页。

<sup>②</sup>裴世俊：《钱谦益诗选》，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04页。

<sup>③</sup>《晋书·王导传》载：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周顗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皆相视流涕。惟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引自【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六十五列传第三十五《王导传》，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747页。）

续修的)

胡适并根据陈忱在《水浒后传》序中假托的“万历戊申秋杪雁宕山樵撰”(万历戊申即1608年)参与惊隐诗社起于1650年,推测陈忱生于万历中叶,即1590年。死于康熙初年,约为1670年,年约八十岁。<sup>①</sup>

其二,1550年之说,谭正璧先生认为陈忱“约明思宗崇祯三年前在世,年约八十岁”,崇祯三年即1630年,所以陈忱当生于1550年左右。<sup>②</sup>

其三,1608年之说,徐扶明先生在《〈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的爱国思想》一文中说陈忱生于1608年。<sup>③</sup>

其四,1613年之说,此观点为熊德基先生提出。他在《陈忱与〈水浒后传〉》一文中提出:

根据他(陈忱)自己的《九歌》和《仲春二十四日为四十九岁初度》等诗,确知他是生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二月二十四日。<sup>④</sup>

《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也持此种观点,目下学术界也多接受此论。

其五,1615年之说,袁世硕和郑公盾先生认为陈忱当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即1615年。袁世硕先生在《古本小说集成·水浒后传》“前言”称:

陈忱,字遐心,号雁宕山樵,浙江乌程(今湖州市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著者按:应为四十三年)(1615年)。自幼喜博览,经史外,稗说野乘,无不涉猎,又好吟咏。<sup>⑤</sup>

郑公盾先生引用陈忱在《东池初集叙》中的一段记载:

崇祯甲戌,予年二十,潜居南浔野寺,面平林,枕古墓,肖条旷莽,篝灯夜读,

<sup>①</sup>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80年版,第162页。

<sup>②</sup>转引郑公盾《〈水浒传〉论文集》中《关于陈忱和〈水浒后传〉》一文。(郑公盾:《〈水浒传〉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8页。)

<sup>③</sup>转引郑公盾《〈水浒传〉论文集》中《关于陈忱和〈水浒后传〉》一文。

<sup>④</sup>此文章出自《文学遗产增刊七辑》,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9页。熊德基先生将具体的推算过程在文章注释中作了详细说明,第270页,如下:注③“陈氏的诗,周庆云《浔溪诗征》卷五,所收独多,共一百零六首。其《九歌》有‘呜呼我生万历时’(其一)、“我今潦倒垂半百’(其七)之句,题下原注‘壬寅初夏作’。查壬寅为康熙元年,上溯半百应为万历四十年壬子。又陈氏《壬辰初度叹镜中白发》一诗云:‘十年伏草莽,山川鉴灵素。’壬辰为顺治九年。按中国人年龄以始生为一岁的计算惯例推知,陈氏应生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至顺治九年壬辰(1652)恰为他四十初度;至康熙元年壬寅(1662)他正好年垂半百,胡适《水浒传传两种序》说陈氏生于1590,是毫无根据的‘假定’;徐扶明先生《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的爱国思想》(《文学遗产》第111期)说是生于1608,亦失深考。”

<sup>⑤</sup>“前言”,见《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情与境会，辄动吟机，眠餐不废者三年，茫然无得也。因自念日荒僻寡闻，而徒面壁无益，遂决策浪游，历豫章，经八闽，穷东鹵两粤，复假道于楚，探三湘九泽，涉大江而归，凡四易星霜，跋涉数千里，而其间逢名山大川，不无有感发，至于结纳邂逅以诗自名其家者不可更……<sup>①</sup>

根据“崇祯甲戌，予年二十”推断陈忱生年应为明万历四十三年即公元1615年，并据文中“闭门扫轨者垂二纪”“回首三十年”来看，他在清康熙年间还在世。可惜郑公盾先生引用《东池初集叙》的部分文字有疏漏。陈会明先生据国图善本阅览室藏《东池诗集叙》推断陈忱生年亦为1615年。原文如下：

崇祯甲戌，予年甫二十，潜居南垌野寺。寺面平林，枕古墓，萧条旷莽，篝灯夜读，情与境会，辄动吟机。眠餐不废者三年，茫然无得也。因字念曰：荒僻寡闻，而徒面壁无益，遂决策浪游。历豫章，经八闽，穷东鹵两粤，复假道于楚，探三湘九泽，涉大江而归。凡四易星霜，跋涉数千里。而其间逢名山大川，不无少有感发。至于结纳邂逅以诗自名其家者不可更仆。究其源委，不无甚异也，为之抚然。适膺时难，闭门扫轨者垂二纪，竟成蟠蟠贫叟，又苦病耳聋，须画字，欲焚笔砚，举世弃绝。乃汤子海林不揆斥，时得泛游。汤子至性过人，读书学道，负经世之才，而不遵养时晦，日事吟咏。筑堂池上，以纳遥山之翠，非其徒侣莫得窥其藩篱。庚子上巳后五日，木芍药盛开池畔，遂集西溪名公诸子宴笑终日，各赋近体以纪清游。予始悟诗之不可无胜情也，向之屏居索处与夫游览泛爱皆无逗于机而移我情。今草堂非甲于天下名区，而空洞潇洒足以寤歌。二三子岂过于四方贤豪？而无黄茅白苇习俗可蹈。故古人之盛事不乏，而兰亭竹林风流蕴藉之可传者，亦复寥寥。予安得复如曩时摘词拾句，日从诸君子后，虑未竟之志，而回首三十年，茫茫隔世也。虽然世有汤子，地有草堂，所谓出门无至友，动即到君家矣。默容居士陈忱题。<sup>②</sup>

引文弥补了郑公盾先生引文的疏漏，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陈忱及解决其他问题提供了准确资料。“崇祯甲戌”是崇祯七年（1634），时年陈忱“甫二十”，即刚刚二十岁。由此推知，陈忱出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sup>③</sup>。

本文同意1615年之说，认为陈忱生于1615年，卒于康熙初年，一生轨迹大致如下：陈忱，字遐心，号雁宕山樵，自号默容居士，浙江乌程（今湖州市）人。

1615年，出生于浙江乌程南浔镇。

1634年，20岁时潜居寺中，发愤读书三年。

1637年，23岁时开始游历名山大川，历经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地，花

<sup>①</sup>郑公盾：《〈水滸传〉论文集》（上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8页。

<sup>②</sup>【清】陈忱、张隽：《东池诗集》【微缩胶卷】，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2001年版。

<sup>③</sup>陈会明：《陈忱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费四年时间，“历豫章，经八闽，穷东鹵两粤，复假道于楚，探三湘九泽，涉大江而归。凡四易星霜，跋涉数千里，而其间逢名山大川。”

1644年，国变后，隐居家乡乌程南浔镇，接近24年。“适膺时难，闭门扫轨者垂二纪”。

1650——1660年期间，参加惊隐诗社。明亡后，陈忱曾参加由叶继武创立，顾炎武、归庄等江南眷怀故明、耻仕新朝的士人所组成的清初遗民诗社——惊隐诗社。据杨凤苞《秋室集》卷一《书南山草堂遗集后》言：

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茗上则范梅隐风仁、沈雪樵祖孝、金完城某、陈雁宕忱……玉峰则归元恭庄、顾宁人炎武……迹其始于庚寅，终于甲辰，诸君子各敦盥上履二之节，乐志林泉，跌荡文酒，角巾野服，啸歌于五湖三泖之间。<sup>①</sup>

文中提到惊隐诗社的活动时间为庚寅（顺治七年，1650年）至甲辰（康熙三年，1664年）。成员都为明亡前出生，自然身跨两朝。参加这一诗社的皆为耻仕新朝的遗民：

叶继武、范风仁、沈祖孝、金完城、颜俊彦、朱临、钟俞、戴笠（杭州人）、归庄、顾炎武、钱肃润、陈济生、程櫜、施湮、吴珂、吴宗潜、吴宗汉、吴宗泌、吴宗沛、吴炎、吴窠、吴在瑜、吴南杓、吴嘉楠、顾有孝、顾樵、戴笠（吴江人）、潘恂章、叶世侗、周灿、周尔兴、周抚辰、周安、朱鹤龄、朱明德、钮明伦、钮棨、王锡阐、王弼、沈永馨、沈泌、李恒受、钱重、金瓿、金廷璋、金始垣、金成、颜祁、钟嵌立。陈去病《五石脂》载，杭州陆圻也入了此社。

其间既有著名学者顾炎武、朱鹤龄、吴炎、潘恂章、戴笠等，又有文学家如归庄、吴宗潜、顾樵、陈济生、沈祖孝等，总数不少于五十人<sup>②</sup>。

1660——1662年期间，参加东池诗社。庚子（顺治七年，1660年）至壬寅（康熙元年，1662年）期间，陈忱五次参加东池诗社集会。《东池初集叙》：

庚子上巳后五日，木芍药盛开池畔，遂集西溪、隽公诸子晏笑终日，各赋近体，以纪清游。

《东池第五集小序》：

壬寅初秋，汤子复为东池之集缙白与者十数人，得诗若干首，联为小册，追（里

<sup>①</sup>【清】杨凤苞、李文田校注：《秋室集》，湖州陆心源刻，光绪癸未（公元1883年）潘祖荫。

<sup>②</sup>【清】杨凤苞《秋室集》卷一《书南山草堂遗集后》。

羽，外走之）始事迄今，凡第五番。<sup>①</sup>

五次集会，陈忱全部参加，共创作了九首诗，其中《东池初集叙》和《东池四集小引》也是他所作。

1663年家乡南浔镇发生庄廷鑑“明史案”，波及面广，有数百人牵连入狱，陈忱好友吴楚、张隽及惊隐诗社成员吴炎、潘柽章等皆受牵连而死。陈忱由此“身名俱隐”，潜居闭户，拒与外界往来。

1659—1664年，构思并创作《水浒后传》。1659年，张煌言与郑成功会师北伐，捷胜利，收复瓜州、镇江等四府三州二十三县。江浙地区遗民颇受震动，陈忱遂构思小说《水浒后传》，寄予抗清斗争无限希望。北伐失败后，郑成功退至台湾，于1662年病故。1664年，张煌言被清军杀害，抗清斗争进入尾声。

康熙初年，逝世。关于卒年，由于资料的欠缺，尤其是陈忱入清后相关文献资料不足，因此大致推至康熙初年。

入清后的陈忱，抱志守节，绝意仕进，栖身田园，“读书晦藏，以卖卜自给。究心经史，稗编野乘无不贯穿。好作诗文，乡荐绅咸推重之<sup>②</sup>”，先后参加了惊隐和东池两个遗民诗社，与吴宗潜、顾有孝、李向荣等遗民文士“跌荡文酒”，“藉诗歌以抒其怀抱，往往愁苦之言多，和平之音少”。其中抒发亡国之痛、故国之思是陈忱遗诗的主旨基调，同时还饱含着对明亡的深刻历史反思，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捍卫民族气节的坚定决心。小说《水浒后传》意在借金兵入侵中原之事揭露、批判清兵铁骑残虐汉族百姓的罪行，同时还表达自己对抗清义士的鼓励和中兴希望。如果不是亲历国变易主的政治动荡，是不可能创作出这样饱含深情的作品。基于此，无论是从时间跨度还是遗民情结方面，都可以断定陈忱无疑可以置于遗民行列。

### 三、陈忱生活的时代背景

陈忱一生大约有一半时间（三十岁之前）是生活在明末的动乱时期，另一半时间生活于清朝初年。明清易代的社会巨变，颠沛流离、穷苦困顿的人生历程深深地影响了遗民陈忱，使其内心情感变得矛盾而复杂。现存的遗诗和小说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充分了解明末清初陈忱生活的时代背景，对于准确把握作家思想情感之形成，是必需的。以下即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对陈忱所处社会环境作以考察：

#### （一）政治的黑暗与动荡

<sup>①</sup>【清】陈忱、张隽：《东池诗集》，清初抄本，国图善本阅览室微缩胶卷2001年版。

<sup>②</sup>【清】汪曰桢：《南浔镇志卷十二·人物一》，清同治二年，1863年版，第22页。



陈忱出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此时的万历皇帝久居深宫，常以“圣体不安，目眩体颤”为由怠理朝政，不面见大臣，更不处理每日的奏疏，大学士叶向高曾慨叹：“一事之请，难于拔山，一疏之行，旷然经岁”，“御前之奏牍，其积如山，列署之封章，其沉如海。”<sup>①</sup>神宗的长期怠政使明朝政治日益衰微，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官吏的任免处于半停顿状态，在职的官吏不能正常升迁，空缺的职位不能及时得到补充。于是，一方面“人滞于官”，另一方面“官曹空虚”；而政府机构的严重瘫痪又导致政治的更为腐败。再者，皇帝的怠政使国家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权力核心；引发朝臣间的争斗，形成派系之争。天启年间，阉党势力膨胀，魏忠贤大权在握，滥用奸佞恶徒，广树私人，残酷打击异己，搜刮民脂民膏。思宗虽力铲阉党，锐意进取，欲挽救明朝之颓运，但因自身急于求成、刚愎自用等主观因素，及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不但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效，反而加剧了内廷恐慌和社会矛盾，明朝最终以思宗的自缢而告终。明残余势力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弘光政权，企图保持南方半壁江山，但内部腐败现象严重，完全继承了前明的弊端。身为皇帝的福王，本应励精图治，却大肆挥霍，沉湎酒色，不理政事。《明实录》卷四六一记载福王举行婚礼时：

婚礼钱粮，出户工二部，合京兆，共措至二万余，内府执言不足。礼冠需猫睛、祖母绿，又重二钱珠及重一钱五分者数百粒，又一钱及五分珠千粒，监臣商人估价数十万，司空、工垣言之，俱不允。后司徒合司空、京兆公疏：“会计目前所入，止六百二十万，养军所出至七百余万，通计每年正项缺一百五十万，乞上减定冠价。”得旨，定为三万，所减不啻十之九。<sup>②</sup>

如此腐败的统治，加之内部纷争，最引人注目的是阉党与以东林党为核心的清流之间的纷争，统兵将领间的争斗，以及统兵将领与驻地官绅的冲突等，最终加速了弘光政权的灭亡。后来的鲁监国、隆武政权、永历政权存在时间短则一年，长则十年，但腐朽本质没有改变，政权间各自为政、政权内部派别林立，从根本上分化和瓦解反清力量，最终以失败告终。

## （二）经济的剥削与压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作为一国之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国家的全部财富，权利的自由支配和无节制滥用使其在享受财富时变得为所欲为。明神宗，这位怠政二十多年的皇帝，在对财富的需求上表现出极大的占有欲。早在万历初年，“宫闱”就曾有过“用度汰侈”之评：

<sup>①</sup>《明实录·大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四六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8708页。

<sup>②</sup>【明】李清撰、顾思点校：《三垣笔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0页。

数年以来，御用不给。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遇圣节则有寿服，元宵则有灯服，端阳则有五毒吉服，年例则有岁进龙服。以至覃恩赐赏，大小毕霑；谒陵犒赐，耗费巨万。锱珠取之，泥沙用之。于是民间习为丽侈，穷耳目之好，竭工艺之能，不知纪极。<sup>①</sup>

首辅大臣张居正去世后，神宗独揽政权，越发恣意妄为，各项典礼费用、对金珠宝石的需求远溢“内制”。这必然导致他对金钱的搜求越发急切，矿监税使的出现便是这一需求下的产物。派出的矿监税使几乎遍及全国各地，从而形成一场“群虎百出，逢人咆哮，寸寸张罗，层层设阱”式的大肆掠夺，其后果是肥了皇帝，饱了矿监税使的私囊，苦了百姓：

天下之势，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迁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虽使至愚之人，亦知必乱。乃今市井开民犹复肆为欺罔<sup>②</sup>。

上行下效，皇帝的挥霍浪费、政府机构的疲软瘫痪客观上助长了官吏腐化、吏治败坏之风。沈德符指出：

天家营建，比民间加数百倍。曾闻乾清宫窗榻一扇，稍损欲修，估价至五千金，而内珰犹未满意也。盖内府之侵削、部吏之扣除，与夫匠头之破冒，及至实充经费，所余亦无多矣。<sup>③</sup>

从而说明了皇帝腐朽与官吏贪污之间的内在联系。官吏贪污的手段有很多，如“赈饥银两”、工程用银、科考贿赂等都是聚敛财富的“有效”途径，《明实录》卷三一八：

有历官四月而扛至三十九拾者，有历官旬日而积羨过一千者，财者，民之心，伤民之心，安得不思乱？故消绝乱萌，第一在惩贪。有司于民既取之尽脂膏矣。<sup>④</sup>

贪婪的欲望直接造成了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于是加重赋税剥削便成为政府缓解和摆脱财政困难的主要途径。沉重的赋税，加之大量土地被皇亲贵族和地主官僚兼并，压垮了更多的农民，于是各地叛乱的规模和强度逐步上升。万历十六年（1588）间，太湖地区就曾爆发一场由殷应采领导的反抗斗争；万历三十七年（1609）淮阳地区爆发流民起义，一时间“流移之众千百成群，在在行劫”。<sup>⑤</sup>各种兵变和起义涉及地区非常广泛，遍及全国各省份，

<sup>①</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三五列传第一二三《孟一脉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126页。

<sup>②</sup>《明实录·大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三七六，第7064页。

<sup>③</sup>【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卷十九“京师营造”，第487页。

<sup>④</sup>《明实录·大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三一八，第5920页。

<sup>⑤</sup>《明实录·大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四六五，第8771页。

充分反映了当时反抗斗争的激烈，继而形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呼百应，队伍迅速扩大，令官府惊慌失措。《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崇祯六年十二月纪事载：

“贼”渡河后，势甚猖獗……“贼”党甚繁，凡洛阳、新安、陕州、灵宝、卢氏、永宁、汝州、鲁山等州显无不焚掠。<sup>①</sup>

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最终于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七日包围北京城，推翻了统治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

### （三）文化的高压与暴政

相比于明末的社会黑暗，清初满族的政治统治带给陈忱的决不仅仅是生活的困窘和苦难，很大程度上更意味着精神的摧残和折磨。生活于易代之际的遗民，不仅要饱受殉国与遗世间矛盾斗争的煎熬，还不得不面对清廷的文化高压与暴政。

作为清初文化高压政策之一的文字狱，在康、雍、乾三朝达到了顶峰，其涉及范围之大、受迫害人数之众、处置手段之残酷无不骇人听闻。发生在陈忱家乡乌程南浔镇的“明史案”是清初影响最大的一起文字狱，“处重辟者七十人，凌迟者十八人”<sup>②</sup>，受迫害程度之严重不能不令士子文人闻风丧胆。关于“明史案”，杨凤苞《秋室集·记庄廷鑑史案本末》、《清通鉴·康熙朝》、《清史纪事本末》、《南浔镇志·卷三十八志余六》中皆有详细记载<sup>③</sup>。庄廷鑑，字子襄，“其祖始迁居乌程之南浔。家巨富，父允诚”，有才而目盲，故以“瞽史”自居。“其家与故相国朱文肃（国桢）公家邻，因购得文肃史概未刻列传稿本”，广聘名士茅元铭等十六七人，为之增损修饰，“论断仍署朱史氏，又续纂天启崇祯两朝事，其中多指斥之语，名曰《明史辑略》，书成而廷鑑死。”其父允诚“乞故礼部主事李令哲撰叙，列吴越名士十八人为参阅”，其中包括夙有文望的查继佐、陆圻、范骧三人。巨富朱佑明出资助刻，于顺治十年冬刊成问世，陆查范三人以未参预此事，未见书而名在参阅中，恐遭不测，“于是年十二月，各检呈于学道胡尚衡。”胡令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调查此事，君宋购书一部，命学生俞世楨检查，“摘出毁谤语数十百条申覆学道”，允诚上下行贿，此事得以平息。

时有湖州知府陈永命之师李廷枢闻知此事，以为奇货可居，欲揭发庄廷鑑。允诚托人以数千金贿赂陈永命，陈遂“将明书版贮库，检元书还李”。李廷枢因毫无所获，而将书转交姻亲吴之荣。“吴之荣，江西抚州人，顺治七年曾任湖州府归安知县，因贪赃入狱，拟绞，遇赦还湖州，从此专事敲詐，在湖州三年，所得之赃数十万。”<sup>④</sup>“之荣挟以恐吓庄

<sup>①</sup>南炳文、汤纲：《明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06页。

<sup>②</sup>章开沅：《清通鉴》“顺治康熙朝”，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527页。

<sup>③</sup>笔者主要采用【清】杨凤苞《秋室集》所载。

<sup>④</sup>南炳文、白新良：《清史纪事本末》第三卷顺治康熙朝，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39页。

氏”，庄氏不理，吴乃挟书“构于镇浙将军柯奎”。允诚托诸生徐典向松江提督梁化凤馈以千金，“梁为致书礼于奎，而事得解。”允诚又将事中指斥语删节重印。

吴之荣先向庄氏诈财，被拒；又向南浔富户朱佑明行诈，“两家男子走避，令仆妇婢女群出辱骂之”，道员张武烈遂遣官兵数十人将吴之荣驱逐出境。“之荣愤甚，誓血仇耻。入都签标诋斥语，将‘朱佑明’一条添入书内，‘奏记于顾命四大臣’”。上闻，命满侍郎罗多等到南浔缉拿案犯。康熙元年冬，庄允诚被押解京城，瘐死狱中。次年（1663年）正月二十日，清兵数百人分头密捕名单中的案内人员。“此案株连甚广，或其亲属子女，或参与该书撰稿者，或为书作序、校对者，或为书抄写刻字者，或贩书藏书者，或偶而购得此书者，甚至地方官知情不报者，皆不免于难。”<sup>①</sup>“庄氏一家至定案时，庄廷鑑、庄允诚皆已先死，廷鑑被剖棺戮尸，允诚亦被磔尸，生者庄廷鑑之弟廷钺一家十数口连坐，凌迟处死，家产籍没。”<sup>②</sup>另外《秋室集》卷五“记庄廷鑑史案本末”还载吴越名士十八人也株连其中：

书成而廷鑑死，允诚痛伤之，为乞故礼部主事李令哲撰叙，列吴越名士十八人为参阅。十八人者：归安茅元铭、吴之铭、吴之镛、令哲子衿焘、元铭子次莱、乌程吴楚、唐元楼、严云起、蒋麟征、韦全祐、全祐子一口、吴江张隽、董二酉、吴炎、潘怪章、仁和陆圻、海寧查继佐、范驥也。

陈忱好友吴楚、张隽、吴炎、潘怪章也牵连案中惨遭杀害。这场持续三年（1661—1663）的文字狱在血腥的屠杀和凄惨的哀嚎中告一段落，足令士人惶惶不可终日。这无论是对陈忱生活的处境，还是其精神世界都造成了刻骨铭心的影响。陈忱诗中亦曾有批判和揭露文字狱的，认为这是比焚书坑儒还要残酷百倍的文化迫害。如《咏史》其八：

造字无端弊日兴，夜中闻哭鬼收憎。秦皇纵使多贪暴，未必当时焚结绳。

人具有社会性，任何人都是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中生存发展，因而只有在复杂的社会联系中才有可能较为真实准确地把握人的复杂性和时代性。所以，了解陈忱生活的时代环境，便于我们把握其遗民思想之形成与复杂性。

<sup>①</sup>章开沅：《清通鉴》“顺治康熙朝”，第527页。

<sup>②</sup>南炳文、白新良：《清史纪事本末》第三卷顺治康熙朝，第840页。

## 第二章 从遗诗看陈忱遗民思想

陈忱存世遗诗一百一十四首，包括写景、记游、赠答、咏史、抒怀等诸多方面，较为充分地表现了遗民诗人的思想感情。诗中既有对故明的深切眷恋，又有对新朝统治的痛斥谴责；既有陶醉于闲适隐逸生活的悠游自在，又有关切现实的忧国忧民情怀；既有身先士卒，抗战沙场的报国之志，又有年华已逝，坐待黄昏的无奈与惆怅。陈田曾对陈忱诗歌作如是评价：

遐心苦吟类郊、岛，大节似柴桑。集中《九歌》激烈悲壮，声出金石。<sup>①</sup>

其实，不仅《九歌》，陈忱大部分诗作都饱含着强烈的故国之思与亡国之痛。

### 一、对故国的怀念与明亡的反思

#### （一）抒发亡国之痛、故国之思

同明清易代之际的其他遗民诗人一样，抒发亡国之痛、故国之思是陈忱遗诗的主旨基调。

呜呼我生万历时，深恩厚泽人岂知。夜如不闭日饱饭，远行安用寸铁持。兵端起自三大征，长天见扫蚩尤旗。即今历历叹迟暮，故国遗民泪偷堕。<sup>②</sup>（《九歌一》）

《九歌》，取《楚辞》篇目为题，创作于康熙元年即1662年。这时的清朝已基本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平定了南方抗清主力——郑成功、张煌言领导的北伐联军；而这一年郑成功病故台湾，张煌言率领残部退至舟山一带，抗清斗争陷入低潮，复明希望几乎不复存在。万历朝“夜不闭户”的太平、“日饱饭”的康泰、“三大征”的国力雄厚，时时浮现于诗人脑海中，勾起对明朝太平盛世的怀念和故国不复的痛苦，而今新朝政权日渐巩固，复国希望渺茫，遗民们所能做的只有静待黄昏，泪偷坠。作于此年的《壬寅初春偶成》：

静掩林扉草木春，那堪垂老畏风尘。愿同逋客黄牛峡，漫逐清流白马津。故国山川千里梦，一天风雨万家贫。虽然念乱无长策，莫待临危忆故人。

深夜入睡，故国山川壮丽秀美的景色时常浮现于脑海中，而梦醒之后却是残酷的现实：虽

<sup>①</sup>【清】陈田：《明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121页。

<sup>②</sup>论文引用的陈忱诗歌全部出自周庆云：《河溪诗征》，民国六年，1917年版。

然孕育生命的春天已经来临，但诗人所见所感的只有两鬓斑白的华发、百姓生活的流离失所和自己颠沛的人生遭际。

诗人在抒发亡国之痛、故国之思时，往往以故国的山川草木、花鸟虫鱼为着眼点。如写鸳鸯湖的清夜，旧日：

鸳鸯湖水漾千顷秋，鸳鸯女儿多夜游。红阑壁榭十二楼，珠帘半卷珊瑚钩。龙涎缕杂莲香浮，洞箫声罢弹箜篌。妖妍远影银烛幽，金樽沃月醉未休。遗簪堕珥无力收，香汗微渍春韵流。嗔寒骂暖莺燕柔，宠深妒极翻多愁。状残拥髻惊回眸，月华斜注情难留。凉归高树空飕飕，抚今追昔心烦忧。（《鸳鸯清夜曲》）

鸳鸯湖，即南湖，位于浙江嘉兴县西南，因湖中多鸳鸯而得名。夜晚的鸳鸯湖，既有“红阑壁榭”“洞箫箜篌”的热闹繁华，又有“暖莺燕柔”“拥髻回眸”的情意绵绵，是许多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的畅游之所。而如今却“凉归高树空飕飕，抚今追昔心烦忧。”诗人借写鸳鸯湖清夜的繁华与声色来表达对故国的眷恋。正是因为内心的这种不舍之情，才使眼前所见、耳中所闻的一切均不如意：

舟过升山水乱渐，空林积雨鸟飞迟。病从五等宜除酒，刑属三千莫大诗。黄叶飘零如白发，清流断送痛明时。右军啸咏登临日，回首中原何所思。（《升山》）

“舟过升山水乱渐，空林积雨鸟飞迟”，再加上自己的年老多病，更增添了一份“黄叶飘零如白发，清流断送痛明时”（《升山》）的无奈和悲愤。

秋，一个成熟、收获的季节，同时又充满萧条、凋零的韵味，所以才有了“悲秋”一说。悲秋自古以来一直是文人吟咏的文学主题，从屈原《九歌·湘夫人》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到杜甫《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再到柳永《雨霖铃》“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马致远《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等等，此类诗句可谓是俯拾皆是，借秋之萧条咏个人之情怀，陈忱亦是如此。诗中曾多次出现“秋”或与“秋”有关的事物，如“秋光”、“秋游”、“秋花”、“故国秋”等，或直接以“秋”命名诗题，如《南溪秋泛》、《秋日途中即事》、《秋夜宿莲花庄》、《秋霖》等六处。总的来看，诗中“秋”这一季节意象多与愁绪、思国思乡、年华已逝、孤独凄冷的心境相联系。如《秋夜宿莲花庄》中写到：

水向月湖入，莲花故国秋。无端深夜雨，忽动一身愁。柿叶红书屋，山岚湿画楼。鸣笳激清泪，宿怕近城头。

故国的秋本已惊扰了那颗破碎的心，而深夜连绵的秋雨更让作者多了些许愁绪，以致“鸣笳激清泪”。有的虽写秋日田野的丰收景象，而一旦将此与故国相连，只会使家国之情更

加浓重。如《秋日途中即事》尽管有“秋光踏遍桂花时”，“菱叶田田鳧睡稳，篱晖淡淡犬声痴。稻充饱眼香千亩，烟压衰杨影万枝”，却未引起诗人丝毫的欣喜与雀跃，深感“旧事已拼东逝水”，恢复故国的希望一去不复返。《九月前一日重集东池》中的东池，乃陈忱与当时许多遗民雅集的场所，如汤海林、黄翰、李向荣等，面对成熟丰收的秋天，感叹时光流逝，“好秋难闭户，多难莫登台。白发伤心客，黄花明日杯”，只能借酒浇愁。也因秋之萧瑟，使春在陈忱笔下没有了往日的生机盎然、春光明媚。“可怜台下三月草青青，不似昔时好。”（《越王台》）阳春三月，万物复苏萌动，生机盎然，碧绿的青草散发出醉人的清香，但在诗人眼中却“不似昔时好”。因为此时的天下已改名换姓，异族的入主中原使诗人感到今年的春天已没有了往昔的春意。《仲春二十四日为四十九岁初度》中“春色未成半，临园花尽飞”更是如此：

闭门卧风雨，只此远危机。事去不须问，家亡何所依。平生无一事，今日更知非。  
春色未成半，临园花尽飞。

此诗创作于康熙三年即1663年3月24日，年近半百的诗人闭户不出，远离世事以避文字之祸，回顾走过的岁月，“平生无一事”，故国不再，而自己却苟活于世，否定自己，否定过去。于是这一心绪下的春天便蒙上了一层秋天的凄凉与萧条。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sup>①</sup>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使诗人情感沉郁低调，笔下的景物也变得黯然失色，于是意象和情感色彩便自然地呈现出一种凄凉和孤独的特点。诗人在描绘自然景物时常运用一些冷色调或者光彩黯淡的意象，如斜（残）阳、残月、黄叶、苍烟、孤帆、孤城、夜雨、鸣笳、马哀、暮角等，给人一种暮色渐进、凄凉由心生的悲怆感和惆怅心绪。以“残阳”为例，原本给人以希望与光明的万物之主——太阳在诗人心中早已残缺不全，光芒消退，如同世事一般变幻莫测，非人力所能及。改朝换代后的诗人早已鬓发苍苍，此时即使有心也无力投身到复明的斗争中去，只能在暮色斜阳的掩映下，以酒消愁，冷眼旁观这大千世界、世事沧桑，在孤独和无奈中了此一生，于是发出了“酒杯濡白发，世事傍斜阳”（《杂感之二》）的慨叹；友朋聚会，彼此感受亦是如此，“新凉莲叶尚田田，酒载残阳烟水边。期若不来应有故，隔无几日便如年。”（《壬寅初秋重集东池》）另外，与故国有关的事物，如明孝陵、都城金陵也同样出现在了诗中。金陵，即南京，六朝古都，明洪武元年和南明弘光政权都曾建都于此。在遗民们的笔下，金陵不再是一个都城，一个普通的城市，而成为明朝的象征，“金陵王气犹葱葱，五马渡江一化龙”（《九歌之三》），深切地体会到诗人对故明的那份眷恋和中兴的期盼；“孝陵鶡集啼白昼，行人回首歌麦秀”，作为明开国君主朱元璋之墓的孝陵，是明盛朝基业的象征，如今却“鶡集啼白昼”，令人心碎。甲申三月十九日，这个标志性的日子同样牵动着诗人陈忱的心，“三月十九作野哭，我歌楚梦客击筑。冬青花落宋六陵，清猿应啼啼空谷”（《九

<sup>①</sup>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歌之九》)冬青因其终年常青不凋而在古诗文中常被诗人借用,以此表达旺盛的生命力和深切的希望,如刘梦得暮年曾与裴白优游绿野堂,就有“在人称晚达,於树比冬青”之句,意在表明其英迈之气,老而不衰。然而易代之际,冬青则另具深意,朱彝尊曾有“冬青成阴陵骨朽,百年踪迹人莫知<sup>①</sup>”(《玉带生歌》);钱谦益“冬青树老六陵秋,恸哭遗民总白头<sup>②</sup>”(《西湖杂感二十首》其十八);黄任“珠襦玉匣出昭陵,杜宇斜阳不可听。千树桃花万条柳,六桥无地种冬青<sup>③</sup>”。(《西湖杂诗十四首》其五)陈忱与他们一样,以冬青暗指明朝的灭亡及由此而带来的内心绝望的伤痛,空旷的山谷中回荡着清猿凄惨的哀鸣。虽然此时距明亡已有十八年之久,但梦魇仍在,所有的悲痛化作了具有金石之声的“九歌”。

## (二) 对明亡的反思与总结

遗诗中除了表达诗人对故国的深切眷怀外,还包含着对明亡的反思与总结。出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的他,亲眼目睹、亲身经历明末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包括君主的昏庸、朝臣的内讧、地方官吏的压榨等,这些在诗中都有所反映。在陈忱现存的一百一十四首诗中,除写景诗外,其他都运用了典故,尤其是咏史诗。咏史诗本身就是用诗歌咏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表达自己的社会观、人生观,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表明个人爱憎是非的态度。再加上清初思想的禁锢和文化的高压,使文人,尤其是前明遗民怯于公开阐明自己对当朝的不满和对故国的怀念,因此借典故揭露与批判现实,表达对朝政的看法便成为陈忱咏史诗的一个重要特点。在陈忱现存的诗作中,明确标有《咏史》的,共有十首。

### 1. 批判朝臣间的内讧争斗、嫉贤妒能

反映这一主题的诗主要有《咏史》其一、六、七,《九歌》其五,《走马灯二首》和《壬寅初春偶成》。以《咏史》其一为例:

八王鱼肉互兴戎,典午开基尚诈功。星坼三台休致恨,茂先亦事贾南风。(《咏史之一》)

诗人这里运用了晋朝八王之乱的历史典故。晋武帝司马炎死后,惠帝即位,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愈演愈烈,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河间王颙等八王先后起兵,争权夺利,政权陷入动荡中,持续五六年之久,给黄河流域各族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作者以历史上八王之乱的史实为背景,暗指南明朝廷不能团结一致戮力抗清复明,反而内讧争斗,自相残杀,并对此进行无情地揭露。1644年弘光政权建立,统辖东南的半壁江山,且处于清朝政权虎视眈眈的威胁之下,亡国的危险时刻存在。面对这一处境,弘光朝本应戮力同心,发愤图强,共谋恢复。而实际上,却继承明末政治的党派林立,互相倾轧。权臣马士英自

<sup>①</sup>王镇远:《朱彝尊等诗词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

<sup>②</sup>裴世俊:《钱谦益诗选》,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2页。

<sup>③</sup>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清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页。



恃拥立皇帝有功，把持朝政大权。先是排挤尽心国事且颇有理政才能的正直大臣史可法出外督师而自己留朝辅政，被时人称为“秦桧在内，李纲在外”，且倚重弘光帝的崇信而肆无忌惮。地方四镇总兵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也在马士英的纵容下更加“尊贵自恣，渐不可制”，四镇间争斗不断，自相残杀，使得原本兵力不强的南明军队更加衰弱。接着，马士英又不顾东林党人反对，举荐逆案之人阉党阮大铖出来参政，二人勾结，全力排斥东林党人，使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等正真大臣被迫离职。从此，马士英、阮大铖完全掌握政权，树党营私，置社稷安危于不顾，把弘光朝廷搞得乌烟瘴气。

南巡万里苍梧野，一丝九鼎乱戎马。负荆谁似廉将军，两虎相争不相下。三军恸哭王业销，万事忽然如解瓦。点苍山前蛮烟愁，玉蕊吹随西风秋。（《九歌》其五）

战国时赵国的武将廉颇知错能改，文臣蔺相如宽容大度，两人齐心协力共助赵国繁荣强盛，从而也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然而南明朝臣间的内讧争斗，只能导致南明王朝的迅速灭亡。

## 2. 揭露地方官盘剥百姓、中饱私囊的贪婪行径

这类诗主要以《金谷谚》其一、五和《吾姑行》为代表：

仓中粟，出小斗，入大斛，日夜唱筹嗟不足。一朝委积弃如山，当时肯赈邻家粥。（《金谷谚》其一）

明朝末年，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官僚地主乘机以“出小斗，入大斛”的方式加紧盘剥百姓，“鸡鸣而起孽孽心”（《金谷谚》其五）从早到晚谋划着如何聚敛财富，为金钱所役使而“乐此不疲”，百姓苦不堪言，政权濒临瓦解。而这些“囊中金”、“宝藏美琛”却随着异族的侵扰和掠夺一夜间化为乌有，自己也沦为亡国奴。诗人以辛辣的口吻讥讽那些汲汲于敛财守财的官僚地主，而处心积虑的最后却是一场空。大量土地被兼并使百姓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连年的战乱又使他们丢掉性命，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村中青壮年男丁被强征入伍，多数则尸弃荒野，《吾姑行》描绘的就是这番情景：

吾姑吾姑七十余，无儿无食空村居。入门星月荡冷帟，白发独哭黄昏初。瘦男去日伶仃死，长男白骨落何处？众雏烂缦倚壁眠，可怜尽是中郎女。见我嗟叹不能言，暗鼠拱立如啼猿。傍见少妇色黯惨，助悲掩面泪痕满。翠袖寒薄改素妆，近前欲诉立仍远。孰知亦切骨肉痛，有兄中表沙场梦。绕膝虽多北海男，覆巢毁卵真难堪。立孤谁下羊舌泣，独存枯影礼一龛。豫让之妻王陵母，饮恨吞声冰蘖苦。暗风射我急出门，明河照见泪如雨。

偌大的村庄，只剩年迈的老妪、满面泪痕的少妇和嗷嗷待哺的婴幼，就连房中的暗鼠都“拱

立如啼猿”，其悲惨程度不亚于杜甫笔下的《石壕吏》。

## 二、对新朝的揭露和批判

明末政治的腐败黑暗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于是倍受压榨的下层民众掀起了一场场反抗压迫的起义斗争，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势如破竹，直捣京城，摧毁了统治近三百年的大明基业。自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后，清兵铁骑南下中原、意图一统天下的步伐迅速加快，汉族百姓遭受了新一轮浩劫。每一次攻城掠地给征服者带来的是胜利的欢呼和统治范围的扩大，而所掠之地却是“青苔白骨没野蒿，槛猿笼鸟何所逃”（《九歌之四》）的凄惨状况。清兵大肆烧杀抢掠，百姓饱受鞭笞奴役之苦，妇女遭受的摧残尤为深重：

泥滑滑，少妇难行愁力乏。红颜飘泊，绿髻蓬，镶黄旗下兵官押，帐房野宿不敢啼，明朝相见空羞杀。姊在上洋堡，妹到宁固塔。前途砂碛更难行，须换弓靴脱罗鞮。  
（《禽言四》）

道路难行，发配边疆，少妇们不仅要承受亲人分离之苦，更严重的是一路上要饱受清兵的奸淫欺凌，如同奴隶一般被蹂躏践踏。

闺中女，施粉泽，袭罗绮。流苏影颤娇未起，无端狼藉毡帐房，明妃塚畔泪如雨。  
（《金谷谚之三》）

太平时期的闺中少女“施粉泽，袭罗绮。流苏影颤娇未起”，惹人喜爱，而战乱之中的她们却“无端狼藉毡帐房，明妃塚畔泪如雨”，远离家乡，以泪洗面。更有那些当年深受父母宠爱的孩童们：

怀中儿，音细琐，心娇痴。逢人先自夸岐嶷，伶仃分配离父母，令拾马粪长遭笞。  
（《金谷谚之四》）

太平盛世下原本可以过着幸福生活，但清兵的入侵却使他们“伶仃分配离父母，令拾马粪长遭笞”，言语间流露出对劳苦百姓的深切同情和对清军的愤怒控诉。战乱和破坏甚至还波及到那远离尘世的清静古寺：

圮殿参新栋，残经曝午墀。人危兵燹后，地冻雪晴时。（《过宝云寺》）

在那样一个动荡荒乱的年代里古寺也同样难逃“兵燹”之灾。

待政权基本稳固后，加紧思想领域的控制便成为清朝统治者的重中之重。文字的发明本是人类进步的标志，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已是残暴至极，而今相比清廷制造的文字狱却“逊色”了许多：

造字无端弊日兴，夜中闻哭鬼收憎。秦皇纵使多贪暴，未必当时焚结绳。（《咏史之八》）

对百姓而言，纵然“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也强似“投荒阖户诛”。只有屏息无言，道路以目，才能苟全性命于世。

唧唧瘴且自忍死，欢须臾，纵然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犹胜投荒阖户诛。父母生我七尺躯，胡为横逆横路衢。东门瓜，南山豆，豺虎不食怜我瘦。逢人莫捋兼兼须，屏息道傍伛偻趋。（《禽言》其三）

诗人将清朝统治者看作是比豺虎还要凶残的猛兽，因为豺虎都尚且“不食怜我瘦”，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当朝者的罪行。如此的文化高压下，用严酷的文网禁锢思想，用血腥的屠杀手段控制文化，知识分子动辄得咎，无所适从，许多不敢过问政治。为免触禁忌，他们纷纷采取逃避现实的态度，或埋头于故纸堆，从事烦琐的考据工作，闭口不议朝政，或以曲笔影射社会处境。《孤雁》一诗就表达了文字狱下诗人内心的恐慌：

谁念哀鸣急，孤飞到水滨。秋空云外没，沙碛雪中闻。此去将安托，于今孰可群。江湖虽自适，矰弋恐纷纭。

诗人笔下的大雁虽然自由自在地翱翔于天空，但离群的孤独无依却使它发出凄惨的哀鸣，故国的不复存在使它失去了依托。江湖看似自由自在，却四处充满着陷阱。诗人借咏孤雁的孤独无依，影射自己的现实处境：既要承受寄寓新朝下的贫苦孤独，又要时时提防清廷严密的文网文忌。

### 三、故国与新朝之间

#### (一) 抱志守节、批判变节者

“遗民”身份确定的主要依据是不仕新朝，表现出与新朝不合作的态度。陈忱，虽没有顾炎武、归庄等人的声名显赫和成就卓著，但他抱志守节的毅力和坚定依然是为人钦佩的。面对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诗人以汉朝苏武为立志守节的楷模，“子卿唯汉节”（《秋霖》），拒不接受清朝的征召和馈赠，“我宁三日不得食，肯吓腐鼠随臬过”，将庸俗者汲汲于获取的权位视作“腐鼠”，弃而不食，虽然前途“荆莽阻塞道路滑”（《禽言之一》）唯有砥砺苦节才是惟一且最终的归宿。此外，他还以同时代的遗民学者严开止为榜样。在挽怀他的诗中，诗人表达了对这位遗民的钦佩之情：

周粟先辞苜蓿盘，高风谁念子陵滩。麟经大旨通三传，野火空堂闭九棺。单绞验时零白露，双盲孙自守儒冠。孤坟就筑吟坛上，云暮低空土不干。（《挽严开止》）

严开止，生平事迹不详，但根据诗中所叙可以推知他是一位不食周粟的明遗民，具有渊博学识，“麟经大旨通三传”；高尚的气节，“周粟先辞苜蓿盘，高风谁念子陵滩”，而且其儿孙也继承了他的遗志，“双盲孙自守儒冠”，是一位值得敬慕的德才兼备的遗民学者。

受惊隐诗社创作主张的影响，陈忱也学习陶渊明，不仅学习他远离尘世、隐逸山林的生活方式，曾创作一首拟陶诗《春日田居》，更效仿他不与当朝合作的气节，于是隐士的陶渊明便被勉强拉入遗民的行列中。学陶之爱菊，《集饮张弃樵篱下候菊》是诗人与友人相聚赏菊时所作：

莫共叹迟暮，且远开我樽。秋花不媚时，古道南山寸。

秋花（菊花）的“不媚时”正是诗人独立人格和高尚气节的象征。“岁寒三友”之梅也颇受诗人钟爱，“麦畦沾浅绿，梅影受孤吟”（《人日立春》），又曾作《雪湖画梅歌》以颂扬其寒风肆虐下的傲立独行：

高岩冷积千层雪，幽人晚集衣如铁。墙边老干不媚人，坚守故腊迟阳春。枝头不放一点白，忽逢铁腕传其神，湘帘初卷垆篆碧，笼水笼云映疏密。芳香哢哢如裘衣，花片欲随吟口飞。横枝直枝无俗骨，幽姿冷韵不恃墨。小儿呼竹大呼松，出处多与二子同。山阴刘生不作此，独令老干凌寒风。

雪中不媚人的老梅干因诗人情感的灌注而形象变得丰满起来，鲜活地伫立在刺骨的寒风

中，诗人以此自况表明不向异族屈服的决心和意志。另外还借《烹鱼歌》表明自己宁“就五鼎烹”，也决不向庖丁“复求活”的处世态度。

与陈忱相反，在“天崩地解”的动荡年代，由明入清的遗民队伍出现了分化和瓦解。在物欲权炽的诱惑下，有的放弃了民族的节操与个人的尊严，弃甲倒戈降新朝，对这些为苟活于世而不惜卖辱求荣的变节者，诗人予以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

堂中客，大唱喏，小拜揖。长向阶前候颜色，敢望酬恩涂厕流，反有从傍求下石。  
(《金谷谚之六》)

尽现一副副奴颜婢膝、投机钻营的丑恶嘴脸，揭露他们不顾廉耻的肮脏灵魂。

诗人还借用历史、人物典故发泄对当朝的不满，阐明自己鲜明的爱憎态度。如：

青丝白马纷纷起，万国坚城裂如纸。鼎湖龙去霹雳吼，褚渊生兮袁粲死。(《九歌之二》)

这里诗人就运用了“褚渊袁粲”的历史典故。东晋南朝政权频繁更迭，当时的官吏和士大夫忠贞之念淡薄，在他们看来只要政权更迭不影响自己的利益，便弃旧投新。宋明帝临终时曾托孤，由袁粲、褚渊、萧道成等四人共掌机密。后来，由于萧道成掌握兵权，加上褚渊倒向萧道成，四人执政格局被打破。萧道成权势日重，颇有不臣之心，欲废黜明帝子刘昱(后废帝)，另立新君。袁粲认为刘昱没有大的过错，不应该擅行废立，但萧道成不听劝阻，暗中指使人杀了刘昱。袁粲从中看出萧道成有篡位的野心，自以为身受明帝重托，不能让刘宋江山归于外姓，于是联络刘氏宗亲，和亲宋势力，密谋消灭萧道成。升明元年(474)，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反对萧道成，袁粲也积极准备选择时间举兵。不料因消息泄露，萧道成闻讯及时调集兵力围攻袁粲，袁粲与儿子袁最都死于刀剑之下。父子两人死得很壮烈，当刽子手举刀挥向袁粲时，粲谓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当时人们曾作歌赞扬这对为国尽忠的父子，鞭挞卖国求荣的褚渊：“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sup>①</sup>这种义重于生、誓死忠于前朝、不苟活性命的精神，为之后历朝历代的忠义之士所敬重和钦佩。陈忱亦是如此，历易代之变，以史上爱国忠臣为榜样，誓死捍卫民族气节，效忠前朝，耻仕新廷，对那些弃旧从新的变节者投以鄙夷目光。

为消磨遗民意志，清廷往往以高官厚禄吸纳遗民中的声誉卓著者，试图削弱政权的敌对力量。在这种统治策略下，有的人为了金钱可以出卖灵魂，甚至不惜诽谤陷害，捏造假象，致使俊贤隐匿，小人得志，人心险恶，世道不公。《咏史之十》：

<sup>①</sup>【宋】司马光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四【宋纪十六】苍梧王下·升明元年(丁巳，公元四七七年)，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205—4207页。

武安骄贵客如云，势位相凌忿翼君。不值一钱程不识，也来激怒灌将军。

汉武帝时田蚡因贵戚而封武安侯，建元六年为丞相，权移主上，炙手可热，将军灌夫为人刚直，因不满田蚡之横暴而发生矛盾，后遭田蚡所杀。在上奸臣当道，蛊惑圣听；在下小人得志，陷害忠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初的社会现状。

## （二）隐居田园、傲然守迟暮

作为爱国之士，陈忱曾有“渭叟钓鱼竿”（《秋霖》）的进仕渴望，希望为朝廷所用，为主分忧，为民排难，挽回朝廷日渐衰微的局面，实现个人价值。于是，在他的笔下便出现了“自信山家历”（《人日立春》）、“夜半饭牛歌”（《杂感之一》）、“琴樽无恙舍还存”（《雨夜宿崔湘畹斋》）等诗句，借陶弘景（《南史·陶弘景传》）、姜太公、宁戚、张仪的人物典故表达自己欲为国家出力效忠的进仕心愿。以“夜半饭牛歌”为例：

《淮南子》云：宁戚欲干齐桓公，困穷无以自达。于是为商旅，将任车以商于齐，暮宿于郭外之外，饭牛车下，望见桓公，乃击牛角而商歌。桓公闻之曰：“异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sup>①</sup>

可惜陈忱没有宁戚的幸运，更没有遇到伯乐齐桓公的赏识，怀才不遇的境况不禁使他自怨自艾，慨叹生不逢时和无所作为，“东野旷无事，吾生幸不才。”（《九月前一日重集东池》）怀才不遇的个人遭际，“捷径叩重闾，庭先设鼎镬”（《杂兴之二》）的朝政局势，国破家亡的沧桑巨变，使诗人决心“傲然守迟暮”，隐居不出，一方面为“但求一寸干净地”的民族气节，另一方面也可以躲避当局之祸，“只因高处险，仍到水边来。”（《九月前一日重集东池》）

归隐期间，陈忱曾创作了一些描写宁静田园生活的诗作，虽然数量不多，却写得清新自然，沁人心脾。如《登石城山次壁间小泛入三台洞韵》：

春山洵可登，兴飞千仞壁。晴晖贻万峰，峰名不可识。遗垒出病僧，残碑犹足剔。共诧松骨坚，根撑巨石坼。涛翠起无次，卧听藓如席。健鹤忽埋云，排风仅展翼。寒瀑注幽壑，菖阳结孤石。遥望前岭高，欲涉慰双屐。宿雾午未收，茫茫造化力。

置身石城山中，游人可领略到层叠的群峰、坚韧的松骨、怒啸的山涛、奔流而下的瀑布和苍茫的雾气，这里既有峰松之静，又有涛瀑之动，动静结合，多角度立体化地展示了石城

<sup>①</sup>出自《楚辞·离骚》“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洪兴祖补注。【宋】洪兴祖撰，白化文、许德楠、李如鸾、方进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页。

山这个自然界的鬼斧神工之作，给人以自然清新、透彻心扉之感，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在这看似闲适安逸的归隐生活背后却暗含了诗人苦吟的孤独和内心的焦虑。

首先是贫病交加的艰难处境。“病从五等宜除酒”（《升山》），“世乱病留身”（《答长文春尽见访雨宿之作二首》），然而“所忧非一事，初不念饥寒”（《杂感之四》）诗人在饱受贫困生活状况的同时，还要时刻提防清廷布设的陷阱：

行不得哥哥，南山结网，北山张罗，天地晦冥日月磨。黄陵庙里愁云多。我宁三日不得食，肯吓腐鼠随泉过，荆莽阻塞道路滑，行不得可奈何。（《禽言之一》）

我虽怜才欲纵汝，千汉万罟那能脱。不如且就五鼎烹，莫向庖丁复求活。（《烹鱼歌》）

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遗民的艰难处境。

其次，年华已逝功业未就的失落与痛苦。“朝如青丝暮成雪”，年少的豪言壮语已随两鬓的斑斑白发消失在逝去的岁月中，“青铜不媚人，今古变朝暮。双髻告成功，阻塞报恩路。”（《壬辰初度再叹镜中白发》壬辰，即1652年）年老体衰使诗人失去了抗战沙场的报国机会，无奈之中“眼枯髓竭痛未休，孤灯细雨搔白头”（《九歌之二》）“贫宽当世责，诗证十年愁”，（《天来、亦颠过访》）只好用诗歌记录下自己度日如年的愁思。然而回顾走过的岁月：

十年伏草莽，山川鉴寒素。眠滄汨灵思，昔人抱深懼。斯晨集百忧，叹声辨新故。颓影落江湖，悔身作孤注。万事何所为，沙鸟烟中步。（《壬辰初度再叹镜中白发》）

时光飞逝，人生苦短，年近四十的诗人如今却功业无成，报国无门，于是否定自我，处于深深的自责与愧疚之中。正如陈忱在《〈水浒后传〉序》中所言：

必其垂老奇穷，颠连痼疾，孤茕绝后，而短褐不完，藜藿不继，屡憎于人，思沉湘蹈海而死；<sup>①</sup>

再现了诗人昔日的处境和心路历程。志同道合的朋友相聚，曾经奋战疆场的兄弟散的散，牺牲的牺牲，彼此相对无言：

连日风霾寒不已，几人兄弟乱犹存。薜萝影里怜华发，鸿雁声中共酒樽。追忆十年成底事，吹铎横榻坐黄昏。（《夜过吴东篱西山话旧》）  
暮色黄昏，鸿雁哀鸣，卧榻孤灯，内心的凄凉惆怅自不待言。

<sup>①</sup>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553页。

第三，空怀壮志却报国无门的无奈与悲叹。暮年的诗人一方面感叹蹉跎岁月，一事无成，另一方面内心也有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旧事已拼东逝水，髣髴不畏晚风吹”的气魄和理想。（《秋日途中即事》）虽然故国不复存在，新朝江山日益稳固，复明希望渐渐东流，但诗人的意志却坚守如初，永不屈服。而残酷的现实却使他内心惘然，相继建立的南明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弊端严重，反清力量单薄，缺乏统一领导，而政权日益稳固的清廷正努力将复明力量各个击破，遗民的生存空间日趋狭窄，时间上的焦虑和遗民的“不世袭”使他们的复明希望化为乌有，内心更多的是大势已去、报国无门的悲叹，这一点诗中也有着直接体现。“欲拟报恩何处去，西风吼地雪花高”（《倭刀》）只能眼看着漫天的雪花在西风中四处飞扬。“所报是何国，令人心惘然”（《过报国寺》）从中可以体会到这种无奈之苦。

### （三）焦心时局、髣髴不畏晚风吹

归隐期间的诗人，之所以仍旧处于极度的焦虑和矛盾中，原因就在于他仍旧热切关注着政治时局。面对清朝的易主和暴政，各地反清队伍相继涌现，其中以郑成功、张煌言领导的抗清联军影响最大。1662年，张煌言与郑成功会师北伐。他们从崇明直破瓜州、镇江，最后围攻南京。张煌言另率一军溯长江而上，直到芜湖，旬日间收复徽州、宁国、太平、池州等四府三州二十三县。震惊了江浙地区，湘赣鲁豫等省义士纷纷响应，实力不断壮大，清廷上下震惊，顺治帝甚至准备“东还”。这令遗民们欢欣雀跃，中兴明朝指日可待。诗人模拟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而作《拟杜少陵收京》：

渤澥风云合，楼船蔽远天。樯移扬子树，旗拂秣陵烟。诸将横戈进，羈臣籍草眠。  
遥瞻双阙外，正与楚烽连。

取杜甫当日心境来表达自己为抗清队伍捷捷胜利、北上收复中原的呐喊助威。

八月关河雨雪飘，平沙一箭贯双雕。闺中莫寄寒衣至，斩却楼兰赐锦貂。（《边城曲》）

诗人热情歌颂抗清斗士不畏严寒，苦练本领，杀敌报国的豪情壮志，也希望自己能在花甲之年为国效力，“我今潦倒垂半百，相逢犹为披肝膈”（《九歌之七》）“十年沦落卧江皋，镫下偷看日本刀”（《倭刀》），虽然已过驰骋疆场的壮年时期，但依然手握锋利的倭刀，充分表现了诗人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坚韧意志。这一点还在个人自述与寄予友人的诗中都有所反映：

灌园除宿养，停午枕书眠。机息汉阴老，诗同天宝年。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作者避世隐居，却不能忘怀现实，诗中透露出忧心时局的焦虑。诗人对抗清名将魏耕也充满敬佩之感。魏耕（1614—1662），原名璧，字楚白、野夫、白衣，归安（今湖州）人。少负异才，有诗名，遗著有《雪翁诗集》。交游很广，与全祖望、屈大均、朱彝尊等互有往来。清朝建立后，魏耕弃功名而迁居湖州别鲜山，改名耕，别号雪窦居士。顺治二年（1645），明朝遗室潞王逃至杭州时，魏耕曾弃家投军，驻湖州，策划军机。清兵攻占杭州后，潞王投降，湖州推官冯汝缙献城降。魏耕邀集湖州所属各县诸生数百人起义，溃散清兵，夺回湖州城。此后与山阴祈班孙、朱士稚、及苏州陈三岛等抗清志士，以结诗社相号召，秘密进行抗清活动，向郑成功、张苍水进言策事。康熙元年（1662），由于郑成功部下向清廷告密，魏耕被捕处死。《寄怀魏雪窦》：

君怀诚磊落，我意却凄清。慷慨三年别，风烟万里生。采茶经顾渚，耽酒住乌程。  
近迹有如此，无由知远情。

诗人通过自己与他的对比，既颂扬了爱国志士抗清复明的英勇行为，同时也表示了诗人自己积极支持抗清斗争的态度。

### 第三章 从《水浒后传》看陈忱遗民思想

在《水浒传》续书作品中，陈忱的《水浒后传》是成就较高的一部，它在结构布局、人物塑造、语言及环境描写等方面都略胜于《水浒传》其他续书。《后传》在原著基础上铺衍生发，《容与堂本水浒传》一百回本中第九十九回叙：

且说李俊三人竟来寻见费保四个，不负前约，……从太仓港乘驾出海，自投化外国去了，后来为暹罗国之主。童威、费保等都做了化外官职，自取其乐，另霸海滨。这是李俊的后话。<sup>①</sup>

《水浒传》中劫余散居的三十二位英雄，陈忱按照各自不同的思想和性格，通过各自不同的坎坷遭遇先后出场，重新聚义，以“替天行道”为口号，反对贪官恶霸，抗击金兵侵略，在经历了诸般磨难之后，最后在海外创立基业。虽总体成就远不如前传，但在个别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却更加丰满充实，如李俊、燕青、乐和等，其中也不乏精彩动人的篇章。而后传相比前传最大的不同就是结尾处的海外建国，完成了宋江、卢俊义等未竟之事业。

#### 一、小说成书时间

根据《水浒后传》“序”和“论略”，笔者推测小说《水浒后传》的创作时间大致在 1659 年至 1664 年间。依据如下：

1. 《水浒后传》第一回中作者在诗中提到“六陵冬青叫杜鹃，行人回首望断烟，千秋万世恨无极，白发孤灯续旧编。”<sup>②</sup>“白发孤灯”说明此书是作者的晚年之作。

2. 《水浒后传·序》中说“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也”，这里的“此残局”乃指《水浒传》好汉受招安后零星散居、梁山事业败落的残局。作者意在用此暗指明亡后在南京、福州、肇庆和绍兴建立的南明小朝廷，其中以 1644 年福王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政权为开始。因此，此书当作于 1644 年后。

永历十三年（1659）五月，张煌言与郑成功会师北伐，他们从崇明直破瓜州、镇江，最后围攻南京。张煌言另率一军溯长江而上，直到芜湖，旬日间收复徽州、宁国、太平、池州等四府三州二十三县。一时江浙大地撼动，湘赣鲁豫等省抗清志士纷纷响应，清廷上下震惊，顺治帝甚至准备“东还”。北伐的胜利成果和蓬勃壮大的抗清队伍，增加了作者复国中兴的信心和希望，《水浒后传》很可能是在这大好形势下开始酝酿构思。小说结尾写到饮马川、登云山英雄聚义金鳌岛，海外建国，赋诗演戏的大团圆结局更印证了这一点。另外《拟杜少陵收京》一诗也充分表达了陈忱对北伐战绩显赫的欣喜。因此小说的创作时

<sup>①</sup>施耐庵、罗贯中：《容与堂本水浒传》，凌庚、刁宁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458 页。

<sup>②</sup>陈忱：《水浒后传》，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 年版，第 2 页。

间似可进一步限定在 1659 年后。

正当北伐渐近成功时，郑成功骄傲轻敌，中了清军的缓兵之计，听信清守将伪降的谎言，遭清兵突然袭击大败。大规模的抗清斗争已成为过去，抗清领袖郑成功、李定国、鲁王朱以海先后病逝。而南明最后一位领袖人物张煌言也在北伐失败后，退入舟山岛，并于康熙三年（1664）九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清廷杀害，清朝基本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这意味着遗民群体“恢复期待”的最终落空。而从《水浒后传》透露的乐观心境来看，小说应是在复兴希望尚未熄灭的形势下命笔创作的，所以小说的完成时间可大体划定在 1664 年之前。

3. 1663 年在陈忱家乡乌程南浔镇发生了庄廷鑑“明史案”，陈忱好友吴楚、张隽因列于名单之上而遭牵连处死，陈忱虽然没有名列其中，但此案对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求自保，作者在《水浒后传》“序”和“论略”中作了多处的障眼法，如《序》末所署“万历戊申秋杪，雁宕山樵撰”等。因此，判定完成时间为 1664 年之前也符合作者的创作环境。

## 二、小说创作意图

关于小说的创作目的，汪曰桢《南浔镇志》卷三十五《志余三》：

《南浔备志》，陈雁宕忱，前明遗老，韩纯玉《近诗兼逸集》以‘身名俱隐’称之。生平著述并佚。惟《后水浒》一书，乃游戏之作，托古宋遗民刊行。”<sup>①</sup>

俞樾《茶香室续钞》据此也认为是“游戏之作”：

沈登瀛《南浔备志》云：“陈雁宕忱，前明遗老，生平著述并佚，惟《后水浒》一书乃游戏之作，托宋遗民刊行。按此书余曾见之，不知为陈雁宕作也。”<sup>②</sup>

而郑振铎则认为：

董说的《西游补》，陈忱的《水浒后传》，丁耀亢的《续金瓶梅》，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钱彩的《精忠传》都是颇可注意的长篇。他们都是‘有所为’而作的，不是为写小说而写小说的。他们都是以‘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的，所以在‘遗民文学’的这个特殊意义上是有了很光荣的收获的。”<sup>③</sup>

<sup>①</sup>【清】汪曰桢：《南浔镇志卷三十五·志余三》，清同治二年，1863 年版，第 23 页。

<sup>②</sup>【清】俞樾，贞凡、顾馨、徐敏霞点校：《茶香室丛钞·卷十三·后水浒》，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 735 页。

<sup>③</sup>郑振铎：《郑振铎全集》卷六《清初到中叶的长篇小说的发展》一文，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41 页。

胡适先生也认为：

《后水浒》绝不是‘游戏之作’，乃是很沉痛地寄托亡国之思，种族之感的书。当时禁网很密，此种书不能不借‘古宋遗民’的名字。<sup>①</sup>

那么，陈忱如何看待这部小说呢？陈忱自称是一部“泄愤之书”。

《后传》为泄愤之书：愤宋江之忠义，而见鸩于奸党，故复聚余人，而救驾立功，开基创业；愤六贼之误国，而加之以流贬诛戮；愤诸贵幸之全身远害，而特表草野孤臣，重围冒险；愤宦宦之嚼民饱壑，而故使其倾倒宦囊，倍偿民利；愤释道之淫奢诞诞，而有万庆寺之烧，还道村之斩也。<sup>②</sup>（《〈水浒后传〉论略》）

清晰地交代了作者创作本书的目的、小说情节之所以如此设计的缘由，以及作者爱憎分明的情感态度，批判否定奸佞误国残害忠良的卑鄙行径，揭露痛斥朝臣显贵结党专权、营私舞弊、危难关头弃社稷于不顾的苟且之事；歌颂赞扬宋江等好汉的忠义卫国、李俊等草野孤臣的秉承大业、救民于水火的义德义举……《后传》除了饱含前传之“愤”<sup>③</sup>外还具有更多方面的思想：

昔人云：《南华》是一部怒书，《西厢》是一部想书，《楞严》是一部悟书，《离骚》是一部哀书。今观《后传》之群雄激变而起，是得《南华》之怒；妇女之含愁敛怨，是得《西厢》之想；中原陆沉，海外流放，是得《离骚》之哀；牡蛎滩、丹霞官之譬喻，是得《楞严》之悟。不谓是传而兼四大奇书之长也！<sup>④</sup>（《〈水浒后传〉序》言）

显然《后传》的确有着悲愤之怒、含愁之怨、流放之哀、立国之悟的多重情感，它所要达到的是“兼四大奇书之长”的目的。

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借《水浒后传》的故事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恨呢？从他的生平事迹可以看出，陈忱生活于明末清初那个腐败动荡的年代，他看到了明朝统治者昏庸腐朽，奸臣当道，玩弄权术，贪官污吏盘剥百姓，地痞恶霸横行乡里的社会现状，国势日益衰败，以致异族入侵，山河破碎。身为明遗民的陈忱空有反清复明之志，为南明朝廷的不思进取和腐化堕落感到深深痛惜，这种情绪与描写宋末农民起义的《水浒传》相契合，于是便借诸《水浒传》梁山好汉招安后梁山泊破败、成员散居的“残局”反映现实，寄托亡国之痛。正如《序》所言：

<sup>①</sup>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158页。

<sup>②</sup>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54页。

<sup>③</sup>“《水浒》，愤书也。”引自【清】陈忱：《水浒后传论略》，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54页。

<sup>④</sup>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53页。

我知古宋遗民之心矣。穷愁潦倒，满眼牢骚，胸中块垒，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也。然肝肠如雪，意气如云，秉志忠贞，不甘阿附；傲慢寓谦和，隐讽兼规正；名言成串，触处为奇；又非漫言如许伯哭世，刘四骂人而已。<sup>①</sup>

这里的“胸中块垒”就是作者的国破家亡之痛，也是作者遗民思想的核心，而所谓的“残局”便是为抒发愤懑之情而借助的外在形式，即《水浒传》梁山泊败落后剩余三十二位梁山英雄离散结局，也暗指明亡之后偏安一隅的南明朝廷，而海外建国一事则意寓对南明王朝的希冀，清蔡昇《评刻水浒后传序》言：

此传之序水泊残剩诸人，其人则犹是《前传》之人，而其事则全非《前传》之事可同年而语矣。宋自靖康以后，奸佞盈朝，正人退位，以致金人蹂躏，社稷丘墟，生灵涂炭，而此数十人者出，其仁义忠信之天良，英雄豪杰之材力，诛锄强暴，芟刈奸回，既足以快人心而符天意，后之身都富贵，安享尊荣，正其材力之所应得。而开基徼外，海国称王，并非有所侵损于宋室，而且救驾铭勋，爱君报国，立德而兼立功，则诚无愧于天上星辰之位。使后之读是书者，无不欢欣鼓舞，赞颂称扬，有廉顽立懦之风，足以开愚蒙而醒流俗，则作者之立言之本趣，庶几乎有当于圣贤彰瘅劝惩之旨也夫。

如《水浒后传》之述宋江等一百八人之事已不可，则今兹之《水浒后传》，独奈何又取其残剩诸人而铺张扬厉之，不亦效尤而罪又甚焉者乎？而抑知其殊不然也。善读书者，必有以深窥乎作者之用心，而后不负乎其立言之本趣。<sup>②</sup>

蔡昇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明确指出作者借《水浒传》人物与时代作题材的“立言之本趣”，认为作品有“开愚蒙”“醒流俗”的劝世之功。

明确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后，对《〈水浒后传〉序》中所题“古宋遗民著”的理解便会比较深刻。这是作者文字上的障眼法，为避开当局政治而故意造成假象，以求自我保护。面对清初文网严密的紧张局势，尤其是在1663年家乡南浔镇发生了庄廷鑑“明史案”之后，作者小心谨慎，为避免可能遭受的迫害，自然不敢署上真实姓名，于是在《序》和《论略》中作了几处障眼法。

首先，在写作时间上，作者在序末署有“万历戊申秋杪”的时间标记。“万历戊申”是万历三十六年，即1608年，在陈忱出生前七年，距离1644年明亡尚有三十六年之久，意在表明此书在陈忱出生前就已存在，而且内容与明亡之事无关，从而避开那个敏感时期。

第二，借“古宋遗民”心迹发泄自我愤懑。《〈水浒后传〉序》中写有“我知古宋遗民之心矣”、“更为古宋遗民惜”之类的话语，目的使人误以为此书乃古宋遗民所作。李卓吾

<sup>①</sup>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53页。

<sup>②</sup>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63—564页。

《忠义水浒传叙》言：

《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室。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sup>①</sup>

陈忱受施罗二人“身在元，心在宋”之启示，假托古宋遗民，并推测古宋遗民的状况：

必其垂老奇穷，颠连痼疾，孤茆绝后，而短褐不完，藜藿不继，屡憎于人，思沉湘蹈海而死；必非纡青拖紫，策坚乘肥，左娥右绿，阿堵堆塞，饭饕酒肉之徒，能措一辞也！安得一识其人，以验予言之不谬哉？<sup>②</sup>

表面上看来是描述古宋遗民的状况，实际上是陈忱对所处环境的自我述说。

第三，猜测这位古宋遗民的状况。

至遗民不知何许人，以时考之，当去施罗之世未远，或与之同时，不相为下，亦未可知。元人以填词小说为事，当时风气如此。（《〈水浒后传〉论略》）<sup>③</sup>

陈忱故意将此书的作者推及到与施罗同时或相近的元末明初的时代中去，认为此书是当时人因风气所致而以小说为事创作出来的，并以万历戊申为时间，证明在自己出生前就已存在，使人误以为是他人之作。

第四，原稿的发现与后人的增删。陈忱称其所刊刻的本子为“元人遗本”。

文人著述，固有幸不幸焉，《前传》脍炙海内，虽至屠沽负贩，无不千口成诵，而此稿近三百年无一知者。闻向藏括苍民家，又遭伦父改窜，几不可句读。余悬重价，久而得之，细加细绎，汇订成编。倘遇有心人，剞劂传世，定勿使施、罗专美于前也。歧予望之！樵余偶识。（《〈水浒后传〉论略》）<sup>④</sup>

以《水浒传》广为流传之“幸”与《水浒后传》无人可知之“不幸”作对比，进一步说明

<sup>①</sup>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6页。

<sup>②</sup>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466页。

<sup>③</sup>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53页。

<sup>④</sup>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62页。

此书为他人创作之后不为时人所知，被仓父改窜，“几不可句读”的事实。后陈忱出重价，四处搜罗加以句读汇订成书才得以流传至今，从而说明书中所叙之事和表达的情感与陈忱无关，他只是在原作基础上作了文字方面的句读整理而已，避祸之意可谓用心良苦。

### 三、《水浒后传》——泄愤之书

#### （一）“愤六贼之弄权误国”

前传中，蔡京、高俅、童贯倚仗宋徽宗宠信，恐宋江等人征辽征方腊，战功显赫威胁己之私利，于是假拟圣上口谕，以赐御酒之名毒死宋江、卢俊义，瓦解梁山实力。后传中，他们依然为上作恶，蛊惑圣听，把持朝政，引童贯所言，即“朝中军国重事，俱是蔡太师判决，参军宜先晋谒太师，备陈事宜。面圣之时方可赞襄。”<sup>①</sup>待得知梁山泊旧伙哨聚登云山造反后，蔡京、杨戩大惊，“奏过天子，行文各州县‘凡系梁山泊招安的，不论居官罢职，尽要收管甘结’”<sup>②</sup>，深恐梁山余党成势。为奸佞所迫，梁山旧伙分别以登云山、饮马川、太湖为根据地形成以阮小七与栾廷玉、李应、李俊为首的三股反奸除恶势力，这令蔡京、童贯等人极度恐惧和不安，于是派张雄、郭京率大兵前往镇压，结果大败而归。时值边报紧急，辽兵进攻，“边隘守将拦当不住，乞发大兵遣将救援”<sup>③</sup>，童贯引李良嗣入京，献联金抗辽之策，“大金国主雄踞东方，兵已满万，天下无敌，何不遣一介使臣，从登莱泛海渡鸭绿江，深加结纳，两面夹攻。灭辽之后，燕云十六州仍归中国，那时议加岁币，一如纳辽故事，金主必然喜允。”<sup>④</sup>尽管有参知政事吕大防“此计实乃引狼入室”之忧，但“那道君帝闻着蔡京的屁也是香的”<sup>⑤</sup>，变色怒斥曰：“吕大防辅弼之臣，只图尸位食禄，无经国远猷。齐桓公小国之君，尚能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朕抚有四海，不得洗白沟之耻耶？敢有再谏者，加以上刑！”<sup>⑥</sup>结果虽大败辽兵，却引狼入室，金兵正酝酿趁机灭宋夺取中原疆土之谋，“辽主暗弱，势如破竹，幽燕之地唾手可得。宋朝主骄臣佞，虽有盟约，他日乘便进取，中原疆土不日是我们的。”<sup>⑦</sup>于是“金主悔了初议，遣赵良嗣、郭药师回朝，定义画定疆界，置榷场交易，每岁旧输四十万之外，又加代税银一百万，遣使贺正旦生辰。金主下令班师，凡燕云金帛子女，职官富民尽数掠去，唯剩空城而已。”<sup>⑧</sup>之后，金国又借宋朝收纳辽国降将张毅为由怒斥大宋，“贪心不足，背了盟誓，纳我叛臣，不可不伐！”<sup>⑨</sup>遣大将粘没喝统兵十万，进攻太原，直逼京城，吓得宋徽宗传位太子，改年号为靖康元年。

<sup>①</sup>【清】陈忱：《水浒后传》，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第七回，第58页。

<sup>②</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四回，第32页。

<sup>③</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七回，第58页。

<sup>④</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六回，第54页。

<sup>⑤</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十三回，第121页。

<sup>⑥</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七回，第59—60页。

<sup>⑦</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十五回，第134页。

<sup>⑧</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十五回，第137页。

<sup>⑨</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十九回，第169页。

本欲暂幸襄阳的钦宗，在李纲及众禁兵誓死守卫京城的逼迫下，“随止不行”。大学生陈东俯伏所奏，尽数六贼之害，“太上皇帝任用群小，不理国事，渐至土崩瓦解。蔡京父子为宰相二十馀年，妒贤嫉能，贪婪无厌，误国欺君；高俅、童贯皆一介小人，攀附蔡京，致身显爵，朋党弄权；王黼、杨戩扰乱朝纲，擅开边衅；梁师成结怨于北，朱劬貽祸于南。此数贼者，同流合污，败坏国政。陛下新登宝位，宜信任贤良，远斥奸佞，庶使宗社危而复安。”恳请钦宗“将此数贼即加显戮，使万民吐气，六军欢心，则近人不战自退矣！”<sup>①</sup>

于是“蔡京、蔡攸、高俅、童贯作一起，押赴儋州。王黼、杨戩、梁师成作一起，押赴播州，<sup>②</sup>”家属俱发配充军，田产资财籍没入官，充为军饷。其中王黼等三人成了勇士王铁杖的刀下鬼。

取出匕首，将大指捺定，向王黼咽喉一刺，又复一搅，血如泉涌。又向杨戩、梁师成两个，亦用此法。不消半杯茶时，三个穷凶极恶的奸臣，轻轻送入地狱了。<sup>③</sup>

真是“开国承家远小人，殃民陷主亦亡身。千年遗臭污青史，玉带绯袍化野磷。”<sup>④</sup>蔡京乃老奸巨猾之徒，与高俅、童贯“与押差官殷勤款洽，厚送礼物，求他保护，差官允诺。连夜出京，从小路而去。”<sup>⑤</sup>隐匿乡村，在那里观望，又要投顺金朝做官，康王正位后，李纲为宰相，严查州县，蔡京等人被仇家首报，押解问罪。途中至中牟县，燕青、杨林众人恰遇六贼，摆设筵席，“盛情款待”。席间李应的一番诉说将蔡京之流在前后传中的罪行劣迹一一列数：

我等一百八人，上应天星，同心协力，智勇俱备；受了招安，北伐大辽，南征方腊，为朝廷建立功业。一大半弟兄为着王事死于沙场；天子要加显职，屡次被你们遏住。除了散职，又容不得；把药酒鸩死宋江、卢俊义，使他们负屈含冤而死；又多方寻事，梁山泊馀党尽要甘结收管，因此激出事来。若留得宋公明、卢俊义在此，目今金兵犯界，差我们会拒敌，岂至封疆失守，宗社丘墟？今日忠臣良将俱已销亡，遂至半壁丧倾，万民涂炭，是谁之咎？你今日讨饶，当初你饶得我们过么？还有一说：蔡京若不受贿赂，梁中书也不寻十万贯金珠进献生辰纲，以致豪杰们道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劫了去上梁山。高俅不纵侄儿强奸良家妇女，也不致把林武师逼上梁山泊。不因受了进润，批坏花石纲，杨统制也不上梁山泊。童贯不纳赵良嗣狂言去夹攻辽国，金人无衅可乘，哪见得国破家亡？今尔等不思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二帝六官俱陷沙漠，天日难睹，还想腆颜求活！<sup>⑥</sup>

<sup>①</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二回，第200页。

<sup>②</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二回，第201页。

<sup>③</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二回，第202页。

<sup>④</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二回，第203页。

<sup>⑤</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二回，第201页。

<sup>⑥</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七回，第247页。



描述了前后传水浒英雄两度起义的缘由、经过和结局，表达了他们对奸佞祸国殃民、残害忠良的痛恨，也自然流露出对结义兄弟无辜遭陷害而死的伤感。最后“凛遵祖训”，“唤手下斟上四大碗。蔡京、高俅、童贯、蔡攸满眼流泪，颤笃笃的那里肯接。李应把手一挥，只听天崩地裂发了三声大炮，兵士齐声呐喊，如震山摇岳。这里两个伏事一个，扯着耳朵把鸩酒灌下。不消半刻，那蔡京等四人七窍流血，死于地下。众好汉拍手称快，互相庆贺。李应叫把尸骸拖出城外，任从鸟啄狼餐。<sup>①</sup>”结果了六贼性命，可谓大快人心。

如果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则是作者对蔡京、高俅、童贯等权奸的揭露，不能不使人想到当时南明小朝廷中的权奸弄权误国。如马士英操控实权，向福王进谗言排斥异己，先是把声誉卓著的史可法排斥在外，令其督师扬州；接着罢除东林党人高宏图、刘宗周等；举荐阉党余孽阮大铖为兵部尚书。马阮横行朝中，恢复东、西厂特务机构，准备将东林党人及反对派一网打尽。二人还公开卖官鬻爵，以贿金之多寡决定官职之大小，大肆搜刮金银上供入己。故当时民谣讥讽马士英说：“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就在清兵步步进逼、形势日趋恶化之际，马阮为了与左良玉争夺权力，不惜撤除江淮防线，使清兵如入无人之境，迅速攻下扬州、南京，致使弘光政权垮台。作者借宋末史事批判现实政治，抒发内心悲愤，于是有了“误国元凶骨化尘，英雄积闷始能伸。平生不作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的慨叹。

## （二）“愤宦宦之嚼民饱壑”

奸佞把持朝政，一方面排斥异己，拉拢朝内同僚，扩大自己势力，蒙蔽圣听；另一方面，在地方积极扶植培养爪牙和鹰犬，而地方宦宦也急欲寻找稳定靠山而投奔权臣门下，相互勾结，形成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网。有了权臣的庇佑，地方宦宦便可明目张胆地利用手中职权，大肆搜刮，一者用来贿赂逢迎各自的“主子”，二者聚敛财富，饱己之私囊。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乡宦丁自燮与太守吕志球。丁自燮，“累任升至福建廉访使，拜在蔡京门下，为人极是奸狡，又最贪财，绰号巴山蛇。在任三年，连地皮都刮了来，丁忧在家。”而新任常州太守吕志球，“与这丁廉访同年，又是两治下，况且祖父一般的好佞，臭味相投，两个最称莫逆。说事过龙，彼此纳贿。<sup>②</sup>”守制在家，丁自燮思量“终不比做官银子来得容易，清淡不过，想在渔船上寻些肥水。”于是，与吕太守讲过，颁下告示，严禁在马迹山一带捕鱼，违者送官究治，“将大雷山为界，竟占了一大半的太湖。”那太湖是三州百姓的养生之路，却道是他的放生湖，若要打鱼，必要领他的字号水牌，平分渔利，私自起税，百姓苦不堪言，“拗他不过，只得顺从了。<sup>③</sup>”

本想隐居太湖，捕鱼度日的李俊，与费保四人气愤不过，与丁自燮闹了一场。元宵灯节，丁自燮与吕志球二人设下诡计，广放花灯，诱哄李俊等人入城将其捉捕，以梁山泊余

<sup>①</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七回，第247页。

<sup>②</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九回，第81页。

<sup>③</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九回，第81页。

党，重谋不轨的罪名，欲勒索三千两银子，因为“他是积年盗首，必多金珠宝物，强如去零星收拾。”<sup>①</sup>乐和利用官绅急欲谄媚权臣的心理，让花逢春假扮王朝恩兄弟抓住吕志球，不仅逼他放出李俊等三人，还反要其三千两银子。又要吕志球带路将丁自燮一同捕获，逼他交出平日诈人财物十万余两充官，代阖郡百姓纳秋粮；交出仓中米谷三千多斛，分散给附近居民及各佃户；不许霸占太湖假作放生湖，大小渔船抽过的税，要加倍偿还。李俊等人此举，让墨吏赔钱又受辱，豪绅敛贿却倾家，真是大快人心。

小说中作者以犀利的笔触尖锐痛斥和批判地主豪绅“嚼民饱壑”的贪婪行径，对水浒英雄关怀民生疾苦，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予以高度赞扬，这种对比鲜明的情感态度是作者基于现实状况的有感而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中后期的社会现象。其中，土地兼并严重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清人汪价在《中州杂俎》中曾有过记述：

明季河南诸藩最横，汴城即有七十二家王子，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壬午遂有逆寇决河之祸，莫中江先生常云：‘中州地半入藩府。’惟李于鳞送客河南诗云：‘惟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可谓诗史，而语意含蓄有味，乃知此风已久，不待启、禎之世也<sup>②</sup>。

藩王通过皇帝的赏赐和自己的兼并获得大量土地。清顾炎武《菰中随笔》载：

嘉靖初，差科道官查勘称：静海县原额一十九里，编户三千三百，十余年来，逃移绝灭，已过其半，止并得八里，人户九百而已。皆因本县土地，尽皇亲势家所夺，无复余地可以耕种，困弊至此。<sup>③</sup>

从王公贵戚到缙绅地主，再到一般富豪，形成一个统治严密的关系网，无不贪婪地剥削欺压着下层百姓，剥夺良田，

近来朝例变鬻寺田，而豪右之家，争据为己业。有司奉行不当，或鬻或反媚之于存，而没存之，献于显而袞取之。市井贩夫之不为者，衣冠之士倡焉，是亦风俗之一慨也<sup>④</sup>。

失去土地的农民或沦为佃农，或充当奴仆，有的甚至逃亡成为流民。长江以南，如江浙、苏松地区的流民，“皆因艰窘不得已而遁逃；四民之中，农民尤甚，何以言之？天下之农民固老矣，而苏松之民，比于天下，其劳又加倍焉；天下之农民固贫矣，而苏松之农

<sup>①</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九回，第82页。

<sup>②</sup>【清】汪价：《中州杂俎》卷一《地理一·中州地半入藩府》，引自谢国桢选编、牛建强等校堪：《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页。

<sup>③</sup>【清】顾炎武：《菰中随笔》卷二上，引自谢国桢选编、牛建强等校堪：《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177页。

<sup>④</sup>【明】谢启元：《谢先生杂记》，引自谢国桢选编、牛建强等校堪：《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182页。

民，比于天下，其贫又加甚焉<sup>①</sup>。”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使明末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sup>②</sup>

### （三）“愤释道之淫奢诞诞”

《后传》描写了一些反面人物，除卖国求荣的汪豹、曾世雄，地主豪绅毛豸、丁自燮，市井恶棍钱歪嘴、姚瑰外，还有昙化、焦若仙、郭京这类僧道形象。这些反面人物的出现一方面作为正面人物的对比衬托，突出水浒英雄的优秀品格和正义斗争，另一方面又是社会不同身份地位、不同阶层人的典型代表，在人物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僧侣道士本应恪守戒规，净化身心，在粗茶淡饭、布衣青灯、禅林古刹中潜心苦修，以示虔诚，获得精神超脱。正如李应所说“既出了家，当慈悲清净才是。”<sup>③</sup>而小说中的僧道却贪淫好杀、恣啖酒肉，全然无视清规戒律，甚至还暗通金朝，做出卖辱求荣的苟且之事。

双峰庙道士焦若仙，与保正、竺大立拜为兄弟，三人串通一气。“焦道士察听地方事故，袁爱泉便申报上司，竺大立把持衙门。有些油水，三股均分。”<sup>④</sup>当地人无不切齿唾骂，唤作“双峰三虎”；万庆寺住持昙化，因其弟毕丰的龙角山被饮马川人所破，便归顺金朝，投靠元帅斡难不处，请兵剿灭饮马川。寺中和尚为非作歹，奸淫妇女，丧心病狂。徐晟、呼延灼等人在山神庙休息时，曾亲眼看见“一个和尚搂着个妇人，那妇人蹲在地上极声的喊叫，又有个和尚来解妇人下衣。”<sup>⑤</sup>等到李应众人炮轰万庆寺后，发现寺后有一石洞，“内有幽房密室，花竹缤纷，麝兰氤氲，藏着十来个年少尼姑，二十多个有姿色的妇女。”据言“本为良家，被和尚拐骗来的，昼夜轮流奸宿，要出去不能够。”<sup>⑥</sup>这群万庆寺和尚是“比强盗更凶”“连禽兽都不如”的肮脏之徒。作为大宋子民，金兵南来，异族入侵，胜败未分，他们便早已投顺金朝，献琉金緇佛一尊以讨金人欢颜，求借五百皂雕旗兵前去剿灭饮马川。“那些皂雕旗大半去村中掳掠资财，奸淫妇女。”<sup>⑦</sup>昙化倚仗一身的好枪棒和援兵在饮马川大肆叫嚣，最后被徐晟一枪刺着右肋，跌下马来。众人“将昙化绑在殿柱上，然后放起火来，”一时间化作灰烬。“可笑昙化不修佛法，自恃豪强，作下许多恶业，今日只落得这般结果。”真是“世间何物最堪憎？蠹国殃民莫若僧。”“更有一般堪恶

<sup>①</sup>【明】程敏政：《皇明文衡》卷二七，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引自谢国桢选编、牛建强等校堪：《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446页。

<sup>②</sup>【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四《明乡宦虐民之害》，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20页。

<sup>③</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一回，第188页。

<sup>④</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十七回，第152页。

<sup>⑤</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回，第181页。

<sup>⑥</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一回，第187页。

<sup>⑦</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一回，第186页。

处，奸淫阴毒罪难胜。<sup>①</sup>”

妖道郭京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一个反面人物形象，一生依傍权贵，谄媚逢迎；贪财好色，坑蒙拐骗；苟全性命，寡廉鲜耻，干尽伤天害理之事，可谓是恶贯满盈。虽有着道士的身份，却兼具官吏之贪、豪绅之恶、地痞之色、叛贼之耻，是社会多角色的综合体。他的存在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世道风气，又从侧面窥视出整个官僚体系的腐朽和政权的黑暗。郭京，原是个破落户，因投在林灵素门下得以学些法术骗人，贪恋美色与荣华富贵，平日作恶多端，曾挑说王宣尉以梁山余党重复啸聚为出捉拿花荣妻妹，妄图奸占，并言“做事要放辣手。当初高衙内爱那林冲妻子，染起相思病，若依我算计，骗他到白虎节堂，登时按了军法，那妇人怕他飞上天去！何须刺配拖延，竟成画饼！”<sup>②</sup>心肠比陆谦、高俅、富安更甚歹毒。后回到东京，原在林真人门下，十分用事。“林灵素死后，无所归着，因王朝恩一脉，去趋附王黼。王黼又贬削，去别寻荐主，得入孙傅之门。”<sup>③</sup>倚靠得势的权贵辗转于各门派间。孙传乃诚朴之人，被郭京一片浮词说得天花乱坠，信以为然，竟到钦宗面前保奏其有退敌破阵之法。郭京扬言善六甲神术、五行遁法，“纵有十万敌兵，只消作法一昼夜，尽皆伏倒，欲诛则诛之。……抱头鼠窜而去，终世不敢再来侵犯。”<sup>④</sup>

于是便以焚香作法为名，大张旗鼓，“筑一座天坛，三层共高七丈二尺，摆列九宫八卦、天地风雷、五行旗帜、华盖幢幡。选民间十六岁以上十八岁以下相貌端妍的童男童女，捧剑执炉，司香秉烛，共二十四名。甲士选七千七百七人，不论军民杂役，只要年甲相合的。并牲醴采缿什物。”钦宗深信七日后决能破敌，在宫中且自饮酒作乐，反不以社稷为事。而“郭京每日演法三次，支用金帛，俱乾没入囊。其童男童女，晚间随侍，多被玷污。”<sup>⑤</sup>当金兵逼近通津门，钦宗催促他出兵时，郭京却“先已收拾金资，藏在身边，安排走路。却叫守御官兵尽皆下城，不许窥探，大开通津门，领年甲相符的七千多人出战。”金兵一拥而来，郭京见势头不好，连忙逃走。“金兵将那七千余人，如风卷残云杀得一个罄尽，死尸填满护龙河。金兵乘势鼓噪登城，无人敢敌，遂把汴京陷了，”<sup>⑥</sup>致使二帝蒙尘，万民涂炭。社稷安危、民族荣辱、国君生死就这样被妖道郭京玩弄于鼓掌之中，实在是既可笑又可悲，正所谓开门揖盗，自食恶果。逃走后的郭京，又改换衣装，投顺金朝，随兀术大兵南下，谋得郟城知县一职，“到任不上半个月，设法诈害百姓，婪取财帛”，与曾世雄合伙将宋清监禁牢中，诈取三千银子。最后，呼延钰、徐晟前往登云山调集大队人马攻入城门，将其“洗剥了，拖出来，一同枭了首级，”<sup>⑦</sup>也算死有余辜。

那作者为什么把批判、嘲讽的笔锋直指这些僧侣道士呢？这主要是与明末的政治背景有关。明代佛教、道教的信仰活动，贯穿于明朝整个社会中，佛教寺院、道教宫观散布各

<sup>①</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一回，第188页。

<sup>②</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八回，第70页。

<sup>③</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八回，第208页。

<sup>④</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三回，第208页。

<sup>⑤</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三回，第209页。

<sup>⑥</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三回，第210页。

<sup>⑦</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三十回，第268页。

地名胜风景区。佛、道教不仅作为民众生活中的一种普遍力量，构成他们精神生活的内在部分，更重要的是佛教僧伽、道士们与朝廷间存在着一种密切关系，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不同时期皇室对佛、道两教持续不断的慷慨资助，表现在个体僧侣道士参与宫廷和政治的活动。明代中期，佛教处于一种严重颓废状态，佛教自身对寺院戒律的松弛和对禅定与经典研究的忽视<sup>①</sup>。僧人们在经济上享受的利益被视为是普通百姓披上僧服并伪造其身份的一个诱因。余继登在其《皇明田科敕文》中描述宣德统治末年的情形为：

近年来，农户与兵户皆欲逃脱赋税与劳役。他们成千上万地伪装成僧尼。他们不事耕织，却食住无忧。甚至更有在其僧房蓄养妻妾，在其道观生养子孙者。道德腐败，莫此为甚<sup>②</sup>。

大多数僧人聚集到京师，“与太监和朝臣高官相结交，以便使他们可以获得特权。这一趋势持续到晚明时期，并成为僧伽世俗化的诸多原因之一。”“在这些游走京师的僧人中间，上者参访尊宿，以期能得到帮助悟明大事。其次者则是为了求取文章和墨宝以抬高自己身价。最下者则趋鹜宦官，营办衣食。游走京师的僧人中的大多数似乎都是最后一种类型<sup>③</sup>。”

明代嘉靖皇帝笃信道教，即位不久便无节制地宠信道士，邵元节就是最受宠信的一个。嘉靖三年（1524）征之入京，召对便殿，颇得世宗赏识，使居显灵宫，专司祷祀。嘉靖五年封“秉诚致一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赐金、玉、银、象牙印各一。世宗为祈皇嗣，“数命元节建醮，以夏言为监礼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越三年，皇子叠生，帝大喜，数加恩元节，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sup>④</sup>。”死后，“帝为出涕，赠少师，赐祭十坛，遣中官锦衣护丧送，有司营葬，用伯爵礼。礼官拟谥荣靖，不称旨，再拟文康。帝兼用之，曰‘文康荣靖’<sup>⑤</sup>。”可见世宗尊崇之深，官员们对邵元节的批评使世宗感到厌烦，并使官员受到惩处，甚至视接受道家思想为检验每位官员忠诚与否的试金石。如此一来，嘉靖皇帝对道家的偏好，使他与文职官僚间的关系趋于紧张。道家在宫廷中的作用，既反映同时也影响到道教在明代社会的各个层面，造就了晚明社会的道教风气。

此外，还有一些人趁机谄媚趋附，利用皇帝好道而大献殷勤。世宗特别垂青于那些可以为他撰写青词的官员们，青词是在道教仪式中所使用的辞藻华丽和技巧性的仪式祈愿文。严嵩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取得了皇帝的信任。每逢斋祭大礼，嘉靖斋醮焚化的“青词”一概由严嵩执笔，由此得以加封太子太保，权倾一时，树植党羽，收受贿赂，卖官鬻爵，致使“文武将吏尽出其门”。满朝文武纷纷阿附，曲意逢迎，政治渐趋黑暗腐朽。

《论略》中的“五愤”是作者不满于社会现状的情感宣泄，既是对宋末弊端的“愤”，更是对明末局势的“愤”，凝聚着作者对明亡的深刻反思：皇上闭目塞听，沉湎后宫，玩

<sup>①</sup>【英】崔瑞德【美】牟复礼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86页。

<sup>②</sup>【英】崔瑞德【美】牟复礼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第887页。

<sup>③</sup>【英】崔瑞德【美】牟复礼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第888页。

<sup>④</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百七，列传一百九十五“佞倖”“邵元节”，1997年版，第7894—7895页。

<sup>⑤</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百七，第7895页。

物丧志；朝臣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地方官吏中饱私囊，搜刮民脂民膏；守军将领间恶意中伤，内讧不断……种种情节都加速了明朝灭亡。末世的动荡和离乱使遗民意识到依靠南明实现复国大业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唯有下层民众的反清斗争才是复兴的主力与希望。于是便有了梁山英雄的再度起义和李俊的海外建国。

#### （四）表草野孤臣之忠君卫国

陈忱生活的时代，正是明末清初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斗争十分尖锐的时代：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摧毁了明朝江山；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清兵铁骑迅速南下，血腥镇压各地反抗斗争，屠戮汉族百姓；弘光、隆武、永历政权的相继建立与灭亡；以郑成功、张煌言为首的海上抗清力量逐步壮大……身为遗民的陈忱，渴望南明王朝能够励精图治，君臣一心，实现反清复明大业，然而内部腐败严重，完全继承了前明弊端，福王沉湎酒色，挥霍无度，马阮操控政权，排斥异己，统军将领间冲突不断，严重削弱政权力量。而这时各地自发或有组织的民间斗争此起彼伏，尤其是郑成功、张煌言领导的海上抗清联军北伐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带给陈忱无限的欣喜和热切的期望，于是发出了“抱膝长吟环堵中，草泽自有真英雄”的感叹。

梁山泊一百单八将“虽在绿林，都是心怀忠义，正直无私”之人，只为官私逼迫，无奈避居水泊，落草为寇。后来接受了招安，替朝廷北征大辽，南平方腊，屡建功勋，亡身殉国，在平定江南回京之日，可怜所存者不过十分之三，而“那奸臣辈却饶他不过”，瞒着皇上暗地在御酒里下了慢药，最终梁山英雄以魂聚蓼儿洼结束了诸般性命。而后传的故事缘头正是承接前传的煞尾，所剩水浒英雄“除武松损了一臂已作废人在杭州六和塔下养老不算，其余还有三十二人，是公孙胜、呼延灼、关胜、朱仝、李俊、李应、戴宗、燕青、孙立、孙新、阮小七、柴进、朱武、黄信、樊瑞、乐和、童威、童猛、宋清、裴宣、穆春、蒋敬、萧让、金大坚、安道全、蔡庆、杜兴、杨林、邹润、凌振、皇甫端、顾大嫂。这些人，或有赴任为官的，或有御前供奉的，或有闲居隐逸的，或有弃职归农的，或有修真学道的。这三十二人散在四方，如珠之脱线，如叶之离条，再不能收拾到一处了。”<sup>①</sup>作者不满意此结局，认为：

大凡忠臣义士，百世流芳，正史稗乘为他立传著录，千古不泯，如草木之有根亥，逢春即发；泉水之有源委，遇雨则流。宋江一片忠义之心，策功建名，不得令终，负屈而死。那些亡过之人，已是不能起死回生，但还有存在的许多肝胆义士，岂可不阐扬一番，为后世有志者劝！<sup>②</sup>

<sup>①</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一回，第3页。

<sup>②</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一回，第3页。

朝廷权奸尚在，社会怨毒尚深。纵观宋朝内外之势，于内奸臣当道，迷惑圣听，于外金兵大肆入侵，再加上谄媚之徒的卖辱求荣，政权岌岌可危，中原一片肮脏沉滞之气。小说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以住在梁山泊石碣村的阮小七为线索，一路牵扯出若干人、若干事，形成西北饮马川、东南登云山和海上金鳌岛三股起义力量。随着范围的扩展和力量的壮大，登云山和饮马川相继汇合，投奔以李俊为首开创的暹罗国，共建基业，海国封王，成就一番繁荣壮丽景象，演绎一曲举国同庆的欢乐颂歌。小说中作者热情歌颂了水浒英雄抗金复国的爱国事迹，将反对异族入侵和实现中兴之伟业寄托在李俊、燕青、乐和等草泽英雄身上，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暗含和体现着陈忱爱国、忧民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 第一，丰富拓展人物性格，突出水浒英雄的爱国情怀。

这一点在燕青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对于燕青，胡适先生认为：

《后传》的主要人物究竟还要算浪子燕青。凡是《后传》里最重要的事业，差不多全是燕青的主谋，所以后来在暹罗国里李俊做了国王，柴进做了丞相，燕青便做了副丞相；燕青是奴仆出身，故首相不能让给门阀光荣的柴进；然而燕青却特别加封文成侯，特赐“忠贞济美”的金印，这又可见著者对燕青的偏爱了。本来在前传里，燕青已立了大功，运动李师师，运动徽宗，以成招安之局，都是他的成绩。末段征方腊回来，燕青独能看透功成身退之旨，飘然远遁，留诗别宋江道：“情愿自将官诰纳，不求富贵不求荣。身边自有君王赦，淡饭黄齋过此生。”这种地方，都可见百回本的著者早已极力描摹燕青的才能和人格；《后传》里燕青地位之高也是很自然的。<sup>①</sup>

在陈忱的创作笔下，燕青也是高于一般人的。《水浒后传·论略》中作者是这样评价燕青的：

忠其主，敏于事，绝其技，全于害，似有大学问、大经济，堪作救时宰相，非梁山泊人物可以比拟也。其过人处，在劝主归隐，黄柑面圣，竭力救卢二安人母子，木夹解关胜之患难，微言启李俊之施恩，遇艳色而不动心，辞荣禄而甘隐遁，的是伟男子！<sup>②</sup>

位居三十六天罡星之末的燕青，“忠其主”——在主人卢俊义遭难时舍身相救；“敏于事”——京师通过李师师打通宋徽宗的关节，促成招安的实现；“识时务”——在征方腊后，独能看出尚未出现的悲剧结局，“情愿自将官诰纳，不求富贵不求荣”，功成身退，飘然而去，带有些神秘色彩。

<sup>①</sup>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163页。

<sup>②</sup>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58页。

《水浒传》虽着意刻画宋江、卢俊义、吴用等人的智勇双全，但对燕青的智谋也是颇为肯定和赞许：

单道着燕青，他虽是三十六星之末，果然机巧心灵，见多广识，了身达命，都强似那三十五个。<sup>①</sup>

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自小父母双亡，卢员外家中养得他大。……为见他一身雪练也似白肉，卢员外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不止一身好花绣，更兼吹得弹的、唱的、舞的，折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有不能，无有不会。亦是说的诸路乡谈，省的诸行百艺的市语。更且一身本事，无人比的，拿着一张川弩，只用三枝短箭，郊外落生，并不放空，箭到物落；……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头知尾。本身姓燕，排行第一，官名单讳个青字。北京城里人口顺，都叫他做浪子燕青。<sup>②</sup>

一句“亦是说的诸路乡谈，省的诸行百艺的市语”为《后传》塑造和发展燕青形象提供了切实的依据，也体现了后传忠实于前传的创作特点。蔡慕在《水浒后传读法》中就提到这一点：

前传说燕青能通各路乡谈，是赞他心地聪明，口舌利便耳。然其所通，不过中国诸乡语耳。至于金人，乃外番之国，中间又隔了大辽，从未与中国通问，燕青何由而通其番语乎？然要写他扮作金人，用木夹去救关胜夫妇，与入金营献青子及黄河渡口赚乌禄，若不能通其番语，何以能建功耶？故就他能通各路乡谈，而推广之，作移花接木之用，庶不棘手耳。<sup>③</sup>

正是有了燕青的通番语、熟乡谈，才有了之后的救关胜、赚乌禄等情节，从而做到了“使读者更无异议也”。

《古风一首》曾这样评价燕青：

罡星飞出东南角，四散奔流绕寥廓。徽宗朝内长英雄，弟兄聚会梁山泊。中有一人名燕青，花绣遍身光闪烁。凤凰踏碎玉玲珑，孔雀斜穿花错落。一团俊俏真堪夸，万种风流谁可学。锦体社内夺头筹，东狱庙中相赛博。功成身退避嫌疑，心明机巧无差错。世间无物堪比论，金风未动蝉先觉。<sup>④</sup>

无论是放冷箭救主，还是与诸英雄同生共死，力战沙场，燕青以智勇双全、箭术高超的表

<sup>①</sup>施耐庵、罗贯中：《容与堂本水浒传》，凌贻、刁宁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5页。

<sup>②</sup>施耐庵、罗贯中：《容与堂本水浒传》，第904页。

<sup>③</sup>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75页。

<sup>④</sup>施耐庵、罗贯中：《容与堂本水浒传》，第1085页。



现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最后功成身退、隐迹埋名，其决心之坚定、见解之深邃更是令人敬佩：

若燕青，可谓知进退存亡之机矣。有诗为证：略地攻城志已酬，陈辞欲伴赤松游。  
时人苦把功名恋，只怕功名不到头。<sup>①</sup>

《后传》在保留前传强调燕青机巧伶俐性格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了他忠诚、机警、谨慎的特征，并以忠君爱国为刻画和渲染的核心，如此一个新鲜饱满的燕青形象便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后传》中燕青第一次出场是在第二十二回，戴宗、杨林前往东京打探消息，在城外村落无意间遇到的。出场前，先对燕青生活的环境作了一番交待：

立在桥上，看那一带清溪潺流不绝，靠着山冈，松林深密。有十余家人家，都是草房，门前几树垂杨，一阵慈鸦在柳梢上呀呀的噪，溪光映着晚霞，半天红紫。”“到村尽处，一带土墙，竹扉虚掩。杨林挨身进去，庭内花竹纷披，草堂上垂着湘帘，紫泥垩壁，香几上小炉内袅出栢子清烟，上面挂一副丹青，纸窗木榻，别有一种情况。<sup>②</sup>

从其居室的描写中可以透露出燕青不同于流俗，喜宁静淡雅之境的性格。接着续接前传，劝主归隐：

小弟从征方腊回来，苦劝我东人隐逸。明知有‘鸟尽弓藏’之祸。东人欲享富贵，坚执不从。我只得将书柬别了宋公明，潜身远害。<sup>③</sup>

从正在发展的形势中洞悉最终“鸟尽弓藏”的悲剧结局，激流勇退，显示了燕青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照应前传。后传对燕青性格的发展和丰富主要体现在第二十四回“献青子草野全忠”中叙写燕青冒死深入金营探视宋徽宗一段。金营布阵：

刀枪密密，戈戟重重。皂鹞旗，闪万片乌云；黄皮帐，映千山紫雾。如山马粪，大堤上消尽无数莺花；遍地人头，汴渠中流出有声膏血。悲笳吹起，惨动鬼神；呐喊声齐，振摇山岳。石人见了也生愁，铁汉到来多丧胆。<sup>④</sup>

就连平日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杨林“见了不觉毛发直竖，身子寒抖不定。”而燕青却“神色自若，向着守营门的兵丁打了一回话”，“内有二三百雄兵把手，摆列明晃晃刀枪”，道君

<sup>①</sup>施耐庵、罗贯中：《容与堂本水浒传》，第1457页。

<sup>②</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二回，第197页。

<sup>③</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二回，第198页。

<sup>④</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四回，第213页。

皇帝坐在那面带忧容。燕青走进帐房，端端正正朝上拜了三拜，叩三个头，跪着奏道：“草野微臣燕青，向蒙万岁赦免罪犯，天高地厚之德，粉身难极！一向流落江湖，今闻北狩，冒死一观龙颜。遂向身边锦袋中取出一副恩诏，墨迹犹香，双手呈上。道君皇帝看了，猛然想着道：

原来卿是宋江部下。可惜宋江忠义之士，多建功劳，朕一时不明，为奸臣蒙蔽，致令沉郁而亡。朕甚悼惜！若得还官，说与当今皇帝知道，重加褒封立庙，子孙世袭显爵。

遂后燕青献上青子百枚、黄柑十颗，取苦尽甘来的佳谶，少展一点芹曝之意。道君皇帝叹口气道：

朝内文武官僚，世受国恩，拖金曳紫，一朝变起，尽皆保惜性命，眷恋妻子，谁肯来这里省视！不料卿这班忠义！可见天下贤才杰士，原不在近臣勋戚中。朕失于简用，以致如此。远来安慰，实感朕心。<sup>①</sup>

胡适评道：

这一大段文章，真当得“哀艳”二字的评语！古来多少历史小说，无此好文章，古来写亡国之痛的，无此好文章；古来写皇帝末路的，无此好文章！<sup>②</sup>

皇帝北狩，昔日的文臣武将各自逃命，“普天仅见一忠臣”，唯有草野孤臣燕青冒险前来觐见，推心置腹，坦诚交流。此时的宋徽宗已清醒地认识到宋江等人的忠君爱国，只为奸臣蒙蔽，以致令其沉郁而亡，无限惋惜和哀痛；朝内文武百官世受国恩，拖金曳紫，一朝变起，尽皆保全性命，仓皇而逃，因不识忠臣被奸臣蒙蔽而遭今日之辱，言语中饱含了沉痛的懊悔和伤感之情。对燕青而言，虽然能够再次一睹圣颜，但回想起昔日在李师师处与君主的第一次相见，心中充满酸楚和国破家亡的哀痛。当燕青出示自己珍视多年的恩诏时，“墨迹犹香”，当年的一幕幕便浮现在眼前，“月色朦胧，花香馥郁，兰麝芬芳”，屋内“明晃晃点起烛灯荧煌”，而今却“悲笳吹起，惨动鬼神”“遍地人头”阴森恐怖，尽遭北狩之辱，此情此景无论是对作为一国之君的宋徽宗，还是作为臣子的燕青而言，都是悲痛万分。虽然如此，但青子和黄柑却寄希望苦尽甘来，大宋中兴，正如道君题诗所言：“笳鼓声中藉毳茵，普天仅见一忠臣。若然青子能回味，大赉黄柑庆万春。”可见中兴确是人心所向，众人所盼。在这里，燕青与宋徽宗的一段君臣对话，既饱含君主对昔日误听误判的懊悔和

<sup>①</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四回，第214页。

<sup>②</sup>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174页。

正直之臣沉郁而亡的痛惜，又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作为臣子的燕青忠君爱国之深情。此时的道君对回朝仍怀抱幻想，而燕青却清楚地看出金人答应放徽、钦二帝回朝只不过是骗局，“这是金人哄他的说话，恐永世不能再见了！”<sup>①</sup>体现了他的深谋远虑，见解独到。他对历来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因分析得也相当精辟透彻：

从来亡国之君，多是极伶俐的，只为高居九重，朝欢暮乐，那知民间疾苦！又被奸臣弄权，说道四海升平，万方宁静，一概水旱饥荒、盗贼窃发皆不上闻，或有忠臣谏诤，反说他谤毁朝廷，诛流贬责。一朝变起，再无忠直之臣与他分忧出力，所以土崩瓦解，不可挽回。<sup>②</sup>

这句话虽流露出他浓厚的忠君思想，但对君主昏庸、朝政腐败的认识和揭露还是相当深刻的。

正当燕青与杨林从金营出来返程途中，巧遇卢二安人母子被兵丁鞭打押解前往金营，看到此幕凄惨情景，燕青决定报答昔日卢安人之恩，搭救母子二人，“走进房里，倾囊倒篋，尽数取出来，称估一番，正符其数”，原以为凑足八百两便可赎人，不料头目又言尚需三百两常例从金营中赎人，需六百两从大名府赎人。于是只得求助戴宗返回饮马川取所需银两，燕青、杨林前往大名府打探虚实。大刀关胜因不满奸臣刘豫投降金朝的可耻行径而怒骂之，身陷囹圄，幸有人保奏，“监在东司”。酒楼吃饭时，燕青被金人模样的承局误以为相识，了解到“木夹”的作用，“金朝的法度，不用文书，凡钱粮、兵马、要紧人犯全凭这木夹照验，即刻发行，再无隐蔽”<sup>③</sup>，又恰巧承局酒醉将木夹落在饭桌上。于是燕青灵机一动，先以此木夹顺利地救出卢二安人母女，妥善安顿；又“同戴宗、杨林到通事府，昂然直入，一口金话，甚是合式。叙了来意，把木夹验过”，言“拈懒元帅闻知关胜骁勇，不肯受职，监候东司，要提到军前重用。若再违逆，处以极刑。有一员官，两个承局，将木夹照验，在此守提”<sup>④</sup>，巧妙地从刘豫手中救出关胜及其家小，使众好汉对燕青刮目相看。事后，

关胜感激燕青不尽，席间着实称扬赞叹。呼延灼道：“平日只晓得他巧慧，见机而作，不想有这副忠肝义胆，妙计入神！我等只晓得上前厮杀，哪里及得来！”<sup>⑤</sup>

一针见血地指明了燕青性格中既保持了前传固有的机警、聪慧，又在后传中发展了他的忠肝义胆。蔡元放评价说：

<sup>①</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四回，第215页。

<sup>②</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四回，第215页。

<sup>③</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五回，第228页。

<sup>④</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五回，第229—230页。

<sup>⑤</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六回，第234页。

燕青之与卢俊义，是主仆而骨肉者也。俊义既死，燕青即欲竭忠图报，已无其由。今写一卢俊德，是俊义嫡亲瓜葛。燕青不辞牢瘁，不避艰险，尽力以救其妻女。则俊义若在，其报称又当何如耶？此是借旁形正，正如烘云托月一般。不然，请问看官，传中必写此一事者，岂专为要他女儿为妻，乃费如许笔墨耶？<sup>①</sup>

“借旁形正”“烘云托月”，以竭力搭救卢二安人母女之事充分体现出燕青的为人仆而“忠”，为人臣而“忠”，这也是《后传》所着力塑造的。

万庆寺之战饮马川弟兄大获全胜，燕青果断地提出：“虽然杀得刘狻只轮不返，必然去请拈懒大兵到来。众寡不敌，恐有失着。不若乘此大胜之后，拔寨南还，去投宗留守，共建功业，完我弟兄们一生心事。”<sup>②</sup>以抗击异族入侵，保家卫国为己任，全力赴援抗金名将宗泽，以佐中兴，凸显了他长远的政治眼光和远大的理想抱负；在中牟县，饮马川一行人路遇押解童贯四人的十名军汉，燕青精心策划了一次“盛宴”，众人尽数四人专权误国之罪，发泄长久以来积聚的愤懑，告慰宋江、卢俊义等在天英魂。

总之，《后传》中的燕青已发展成为一位饱含民族感情、具有长远政治眼光和高明作战谋略的主要人物，性格上由原来的机警聪慧、“见机而作”扩展到怀抱侠肝义胆、忠君爱国品质的“草泽英雄”。尽管这个形象有过于理想化、完美化的缺陷，但却是陈忱按自己的思想认识在续书中重新塑造的人物形象，反映了陈忱对《水浒传》中燕青形象的独特理解，也流露出作者浓厚的爱国情怀。

## 第二，铲奸除恶，肯定水浒英雄反抗斗争的正义性。

《水浒传》中，受招安后的水浒英雄们的结局都很悲惨，死的死，散的散。陈忱对宋江的受招安并不赞同，在第一回中他就借阮小七之口对宋江进行了批评：

若依我阮小七见识：当日不受招安，弟兄们同心合胆，打破东京，杀尽了那蔽贤嫉能这班奸贼，与天下百姓伸冤，岂不畅快！却反被他算计得断根绝命！如今弟兄们死的死了，散的散了，孤掌难鸣，还做得甚么事！

鉴于前传失败的教训，后传水浒英雄重新起义势必会大张旗鼓，干一番惊天伟业，再现昔日梁山之繁荣昌盛。于是，水浒英雄的反奸除恶，替天行道便成为作者在后传中着力描写和热情歌颂的正义斗争。

阮小七怒杀张干办。这位蔡太师府中的张干办，因极会逢迎，得蔡京信任，讨得这份济州府通判一职，平日

倚着蔡太师脚力，凌压同僚，苛虐百姓，无所不为，人人嗟怨。他思量宋江这一

<sup>①</sup>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之《水浒后传读法》，第573页。

<sup>②</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六回，第238页。

伙虽然销散，那梁山泊旧寨或有旧物埋藏，可以掏摸；徐党潜伏，缉捕得几个倒有些生发<sup>①</sup>。

趁农忙停讼，闲来无事来梁山泊巡察，恰巧遇着阮小七上山祭奠亡灵，百般刁难。阮小七一怒之下，便砍杀了这害民的脏贼。

登州毛孔目，原为前传中陷害邹渊、邹润的土豪恶霸毛太公之孙，不仅强占扈成价值不菲的犀角、香珀等洋货，还准备到太守那诬陷孙立、孙新、顾大嫂他们，“与登云山邹润交通，重复造反，拿了他，又有一场大富贵。自古道：‘为富不仁’。”<sup>②</sup>此番话激怒了孙新、顾大嫂等人，将毛豸一家斩尽杀绝，劫了财物聚义登云山。

高源，原高唐州知府高廉兄弟，“是狡诈之徒，极有恶才，手段最辣。”<sup>③</sup>为报兄长之仇，凑着奉旨的大题目，向柴进索要银两，“因为撒不上来”，便把他拿到州里监禁。他晓得饮马川好汉是柴进的旧相识，定会前来攻城，“先把城垣修筑，栅木坚牢”，仔细盘詰城门出入人等，“甚是严紧”。杨林、呼延灼等人装扮成承差和百姓模样混入城中，并在两院节级吉孚和唐牛儿的帮助下，顺利救出柴进，“把高源一枪挑于马下”，“又一同到州衙里，把高源家口杀得罄尽”，将其“衙内资财并仓库钱粮俱装载回寨。”<sup>④</sup>

梁山英雄这种铲奸除恶、替天行道的优秀品格，不是一两个人物所独有的，而是具有普遍性，体现在每位英雄身上。如船伙儿陆祥与张德以酒灌醉蒋敬，趁夜抢劫他的财物。陆祥欲独吞银两而杀死张德，并欲携张妻潜逃。途中，蒋敬遇到穆春，两人合伙夺回财物，杀死陆祥和淫妇张妻；穆春的田产和庄园被破落户姚瑰霸占，多次讨要无果。一向“刁诈不仁，霸住揭阳镇”的姚瑰，不但不归还，反而设赌计诱骗穆春上套，一怒之下穆春杀死姚瑰；焦面鬼，原为闻焕章续妻胡氏之子，“禀了母气，一发狠毒不仁”<sup>⑤</sup>，先是挑唆胡氏将仲子霞幼子折磨而死，又以私通梁山为名要挟闻焕章将女儿相嫁，穆春挺身而出，铲除地方一霸。钱歪嘴，雷横母亲之侄儿，“是个没良心的”，浑家巫氏“是个泼悍浪妇，挟制老公”。夫妻俩为哄骗雷横母亲手中的财物费尽心机。“及把手内东西哄完了，就换转面皮”，将其“凌辱得不像模样”<sup>⑥</sup>，又以出卖朱仝换取兀术赏钱一千贯。在徐晟、呼延灼等人攻城后，钱歪嘴被朱仝“一刀砍着，连头也歪在肩上了。”杨林将巫氏扳转来，“揪住鬃髻，把头砍下”，以解心头之恨。

水浒英雄铲奸除恶的对象对了奸佞走狗、地痞恶霸外，还有降贼叛臣，如汪豹、曾世雄。汪豹，“原是一游手之徒，实无本领，投在蔡京门下营钻，做了御营指挥使。心术更是不端，见金兵势大，有心归附，暗地里使人到鞞难不处通了线索，献这杨刘隘口以为进

<sup>①</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一回，第7页。

<sup>②</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回，第18页。

<sup>③</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一回，第190页。

<sup>④</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二回，第196页。

<sup>⑤</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十八回，第164页。

<sup>⑥</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九回，第263页。

身之阶。<sup>①</sup>”杨刘村，乃紧要隘口，是守卫京城的重要门户，却被汪豹当作向金人谄媚的见面之礼。他“勾引奸细在营，乘这风雨昏黑，发作起来，并替金人在火光中指挥<sup>②</sup>”，虽有呼延灼、徐晟的慌忙赶回，却已有数百金兵杀人放火，最后强占隘口，趁势过河，直奔京城。降金的汪豹又与金朝大将乌禄率领五千兵马驻守黄河渡口。李应等众好汉拔寨整顿南行，路过此处。见此情景，熟悉各路乡谈的燕青便用计随“夜不收”混入金营中，以汪豹是南朝人，不肯出战，恐有二心为由，挑起乌禄与汪豹的矛盾，诱使乌禄出战，关胜、凌振等正面交锋，燕青寨中放火，里应外合，大胜金兵，“乌禄拍马落荒逃去。汪豹心慌，也思量要走，呼延灼赶上，一鞭打下马来，喽啰绑缚了。那乌禄的兵死的死，逃的逃，尽皆星散，无人拦阻。”燕青等人将汪豹带入城中，“命立一旗杆，在百步之外，把汪豹吊上去，唤军士乱箭射死。下面设酒庆贺。不消半刻，汪豹身上箭如蝟毛，放下来把肉割碎喂狗。<sup>③</sup>”

小说中作者爱憎分明，褒贬有力。对那些祸国殃民的奸佞、地主豪绅、泼皮恶霸、降贼叛臣之人，作者深恶痛绝，予以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批判，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而对于水浒英雄，作者则热情颂扬其铲奸除恶、替天行道之大义，充分表现了梁山英雄再度起义的正义性，将每位梁山好汉的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颇为完美。就连全家被梁山英雄斩杀殆尽的扈成也对他们赞不绝口：

先前只道梁山泊那班是亡命反寇，岂知一个个是顶天立地好男子！疏财重义，路见不平，无一点苟且之心，为着朋友死生不顾的！<sup>④</sup>

### 第三，对下层百姓的处境遭遇抱以深切同情与关怀。

这一点正是陈忱忧民思想的真实体现。《后传》中作者在叙述金兵入侵的状况时，多以水浒英雄或者寻常百姓的视角来观察，透过他们的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勾勒出战乱后的场景，没有大肆的铺张渲染，没有义愤填膺的情感宣泄，只是在人物寻常的对话间真实地加以表露和体现，以真实的笔触描写并反映金兵的残暴和百姓遭受的苦难。当燕青、杨林见过道君皇帝从金营里出来时，走在路上“只听得一片哭声。一队兵押着男男女女二三百的难民，都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号啕的哭来。走得慢的，那兵丁拿藤条劈脚便打。”<sup>⑤</sup>金兵所占之地百姓颠沛流离，房屋尽被烧毁，“万户萧条，行人稀少，市肆不开，风景凄惨。……房子已被火焚，一片瓦砾之场。邻人大半逃散，又增一番悲切。”<sup>⑥</sup>当燕青、杨林找到卢成再次翻过金鸡岭，走到野狐铺时，我们可以透过杨林的一番话清晰地看到当时的景况“前日来时，闹嚷嚷是个大市井。想经着兵火，一家店房也没有。今夜到哪里安歇？”

<sup>①</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回，第177页。

<sup>②</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回，第178页。

<sup>③</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七回，第242页。

<sup>④</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三回，第26页。

<sup>⑤</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四回，第215页。

<sup>⑥</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四回，第219页。

①仅是二三天的功夫，繁华的市井就变成了萧条旷野，可见中原被金兵屠戮后的惨状。

而这些实与陈忱所处的社会时代有很大的相似性。“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在征服中原汉族人的过程中使用了极为残忍的屠杀政策，每攻一城，一遇抵抗，破城得地后便不分军民，不论是否参与抵抗，一律屠杀或掠取为奴婢。”<sup>②</sup>“多尔衮入关之初为取得汉族官绅的支持曾一度收敛，从顺治二年四月遣兵南下开始便以民族征服者自居，上演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sup>③</sup>“扬州十日”、“嘉定屠城”都是典型例证，给百姓带来无尽灾难。对比历史和现实的景况，陈忱认识到挽救民族危亡，恢复旧国大业的重任只有由李俊、燕青这些草泽英雄才能实现，正如道君皇帝所感叹的：

朝内文武官僚，世受国恩，拖金曳紫，一朝变起，尽皆保惜性命，眷恋妻子，谁肯来这里省视！不料卿这班忠义！可见天下贤才杰士，原不在近臣勋戚中。

### （五）繁华不再的悲苦惆怅

《后传》虽然是作者在复明希望尚未熄灭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热情歌颂草野孤臣的高尚气节和坚毅斗志，表达作者对国家和民族的热切期盼，但国亡的痛苦犹如梦魇一般无时无刻不纠缠着作者，物事依旧，人事已非的悲苦依然贯穿小说始终，这一点从大量今昔对比的描写中就能看出。

小说第一回就是通过梁山幸存者阮小七的真实感触，描写梁山泊败落后的凄凉之景。先来看前传中描写忠义堂情景和气势的一段话：

山分八寨，旗列四方。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断金亭上，高悬石绿之碑；忠义堂前，特匾金属之额。……五虎将英雄猛烈，八骠骑悍勇当先。马步将军，弓箭枪刀；遮路水军，将校艨艟。战舰相连，八寨军兵守护山头；港泊四方，酒肆招邀远路来宾。<sup>④</sup>

这是一百零八将汇聚梁山泊后排座次时的景象，众将各司其职，战马齐备，高悬“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忠肝义胆、英雄豪杰之气震撼人心，可见当时梁山兵力的雄壮和气势的恢宏。然而招安之后，梁山英雄北破大辽，南征方腊之后却阵亡过半，除武松外仅剩三十二人，且分散各处，梁山泊也因此破败荒弃了。当阮小七再次走上忠义堂时：

光景比前大不相同。但见：万山料峭，野水苍茫。三关崩塌，四寨空虚。晴天正

①【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五回，第223页。

②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页。

③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第210页。

④施耐庵、罗贯中：《容与堂本水浒传》，第1049页。

四月清和，惨雾似九秋黯淡。断金亭下，犹存珠贝零星。忠义堂前，剩得刀枪断缺。杏黄旗破幅挂松梢，锦战袍旧襟堆榭叶。空岩凝血，埋藏腐烂心肝；乱棘招风，挂满焦枯毛发。户额篆文尘燕屎，石碑姓氏蚀苍苔。豺嗥似醉汉鼾呼，虎啸疑登坛叱咤。正是：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sup>①</sup>

坍塌的房屋草舍、破败的锦战旧袍在萧瑟的秋风和枯黄的落叶衬托下愈发显得苍凉悲怆，甚至有些毛骨悚然。其情其景对每位幸存的梁山好汉来说都是惨不忍睹，心如刀割，为阵亡牺牲的兄弟而悲痛，为梁山大业繁荣不再而伤感，为幸存好汉的离群索珠而叹惋……种种复杂心绪缠绕在一起，悲情涌上心头，便有了阮小七的放声大哭、借酒消愁。

蒋敬在江上寻找谋害之人，路经浔阳楼，“走到阁子里，开窗一望，庐山晴雪，那五老峰就像五个白头老人一般。”自斟自饮，酒上心头，

想起宋公明当初在这楼上醉后题了反诗，险些丧了性命，幸得众兄弟相救上了山寨。隔了许多岁月，经了许多变更，风景依然，良朋何在，不觉凄惨起来，想着宋公明吟的那《西江月》至今还记得，和他原韵，也题一首，写今日落魄凄凉光景。唤酒保借过笔砚，磨得墨浓，蘸得笔饱。他本是落第举子，不待思索，写在粉壁上道：万事由来天定，空多神算奇谋。当年管鲍遇山丘，一晌豪华消受。浪迹天涯归去，青衫重到江州。千金散去不为仇，恐惹英雄笑口。<sup>②</sup>

及时雨宋江就是由于浔阳楼题反诗才不得已上了梁山，招募天下英雄豪杰，率领众好汉拼得数场大战，惩恶扬善，企盼早日招安，为国家效力，造福百姓。但不幸的是命丧高俅之手，魂散蓼儿洼。浔阳楼风景依然，但良朋不再，又加上自己落魄遭劫经历，蒋敬不禁凄惨起来，也学宋江题诗一首。

最令人伤感的是武行者僧房叙旧一段。牡蛎滩救驾之后，柴进等人护送康王至明州。在等候救命期间，游览了临安的各处风景。来到吴山顶上，立马观看，“前江后湖，山川秀丽；遥望万松岭上，龙楼凤阙，缥缈参差，十分壮丽；俯瞰城中六街三市，繁华无比。萧让指道：‘钱塘江外白茫茫的是海，亏这鳖子门一锁，成了门户，所以临安建都还可偏安。’”<sup>③</sup>临江城正是借着钱塘江外的白茫茫大海而自成门户，偏安一隅。原本国富民强、疆域辽阔的大宋王朝，如今却沦落至此，柴进回头向北道：

可惜锦绣江山，只剩得东南半壁！家乡何处，祖宗坟墓远隔风烟。如今看起来，赵家的宗室，比柴家的子孙也差不多了。对此茫茫，只多得今日一番叹息！<sup>④</sup>

如果说柴进的感叹流露出的是满腔的无奈和愁苦，那么乐和的“杞人之忧”更是多了

<sup>①</sup>【清】陈忱：《水浒传》，第一回，第5页。

<sup>②</sup>【清】陈忱：《水浒传》，第十六回，第144页。

<sup>③</sup>【清】陈忱：《水浒传》，第三十八回，第343页。

<sup>④</sup>【清】陈忱：《水浒传》，第三十八回，第343页。



一份忧患意识，“我还有杞人之忧。看那西湖之水，钱塘门一带几与城平，倘用兵之时，湖中水满，引来灌城，恐怕不浸者三版？”<sup>①</sup>看似固若金汤的守城方略实际却蕴含着瓮中捉鳖、全军覆没的悲剧结局。

靖康之变后，徽宗钦宗及皇室后妃宫女尽数被掳金营，宋高宗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建立南宋，在金兵的进逼下仓皇南逃，漂泊海上，后又逃回临安（今浙江杭州），并以此为都城偏安一隅。此时的大宋江山已多半落入金兵之手，皇帝颠簸逃难，更不用说百姓所遭金兵蹂躏践踏之苦。作为大宋子民的柴进诸人，亲眼目睹了如此世事沧桑的巨变，宋朝基业只残留的这半壁江山，虽然此地有诸多名胜古迹可供游览，尽显自然美景，但对他们来说徒增伤感和悲愁，“只多得一番叹息”。这种悲凉心境恰是作者处境和思想的真实写照。

#### 四、暹罗国——希冀与期待

《后传》一改前传“魂聚蓼儿洼”的悲剧结局，让幸存好汉成就“比前番在梁山泊上更觉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事业来”，海外建国，封号称王，君明臣贤，团结一心；百姓安居乐业，风调雨顺。如此安排表达了作者对国运中兴的希冀，调和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成就大团圆结局。因此，《水浒后传》是一部寄托了作者政治理想的续书。其笔下的暹罗国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土有着共同的政治特点。

小说中的暹罗国，曾在《明史》和《海国见闻志》中多有记载：

即古赤土国。后分为罗斛、暹二国。罗斛为暹所并，地在越南之西，缅甸之南，占城之西北。其西即榜嘴喇海也<sup>②</sup>。

自元以来，与中原往来频繁，每年遣使来贡，多有罗绵、降香、苏木诸物进献。明朝时曾赐以暹罗国王印，始称暹罗。《海国闻见录》云：

尊敬中国，用汉人为官，属理国政。城郭轩豁，从海口至国城，溪长二千四百里，水深阔，洋舶随流出入。通黄河支流。岸夹大树，田畴饶广。农时阖家棹舟耕种，事毕而回，无俟锄芸，谷熟仍棹舟收获而归。粟槁长二丈许，以为入贡土物。盖播秧毕而黄河水至，苗随水以长，水尺苗尺，水丈苗丈，无旱涝之患，水退而稻熟矣。米价石可三星。以银豆为币，大者重四钱，中者一钱，次者五分，小者二分五厘。其名皆王铸字，法不得剪碎，零用找以海螺巴<sup>③</sup>。

<sup>①</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三十八回，第343页。

<sup>②</sup>引自《海国四说》中“《明史》及《东西洋考》”。【清】梁廷相撰，骆驿、刘骁点校：《海国四说》，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68页。

<sup>③</sup>【清】梁廷相撰，骆驿、刘骁点校：《海国四说》，中华书局，第174页。

海域广阔，所属岛屿众多，从小说中的叙述来看，其下：

管辖二十四岛，各有岛长自理其事。进纳钱粮，四时进奉，如唐朝藩镇一般羁摩而已。那二十四岛：金鳌、铁板、长滩、天堂、西岙、潢刺、峻冈、白石、井沙、铜山、铜坑、长甸、前丰、后丰、青霓、罗江、古渡、钓鱼、文港、银湾、南津、竹岭、甜水、大树。那各岛大小不一，其中金鳌、白石、钓鱼、青霓四岛最强，分为东西南北，统率小岛，如方伯连帅之意。凡暹罗有外邦侵犯，四岛会兵俱来救护。而金鳌尤为雄盛，乃一国之藩蔽<sup>①</sup>。

### （一）奸佞图谋社稷、僧魔从旁相助

暹罗国国主，姓马名赛真，乃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继承国统历经三世，秉性过于仁慈，缺少才略。王妃姓萧，原是东京人，父亲为参知政事。因“恶了章惇丞相，被他陷害，安置儋州，还要伤他性命，因此逃到暹罗，把女儿配与马赛真为妻，<sup>②</sup>”萧妃为人淑顺，极是贤能。国政由两个大臣掌管，“一个丞相名唤共涛，奸邪狡猾，专权罔上，欺凌诸岛。”“这共涛与中国的蔡京、高俅一般品类，遗臭万年<sup>③</sup>。”一个将军名唤吞珪，却也刚直，膂力过人，使两条铁鞭，职掌兵权<sup>④</sup>，与李俊等人的交锋中，被费保一枪戳死。国内无忠臣良将，于是与李俊诸人开城纳款，令其驻守金鳌岛，招花逢春为驸马，“故此外邦不敢侵犯，二十四岛也还循例朝贡<sup>⑤</sup>。”那奸臣共涛蓄谋篡位已久，前日忌怕吞珪勇猛，不能轻举妄动。不料招了驸马，“又有李俊在金鳌岛犄角声援，越发不敢动手。”然而清明节国主前往万寿山扫墓，火烧龙袍，道士劝其出家，言祸患之来朝不保夕一事却为共涛提供了可乘之机，贪恋荣华富贵和玉芝公主的千娇百媚，“若得近她，就死也甘心！怎么样先去了李俊、花逢春，那国主如摧枯拉朽之易，玉芝公主怕不属了我！青霓、白石、钓鱼三岛的岛长，都是我的心腹，若教他起兵夹攻李俊，自然可破。花逢春须寻个勇士刺杀了他，方可行事<sup>⑥</sup>。”

大凡忠臣为朝廷干功立业，未必天神保佑，而奸权图谋社稷，反有恶魔相助。妖僧萨头陀，“身長八尺，面如锅底，头上青螺结顶，两个獠牙露出嘴外，剃了黄须，如刺猬的矗起，耳上挂一对金环，遍身黑毛，胸前盖臆的更长数寸。”好色歹毒，“能使两把戒刀，专要杀人放火，能唤雨呼风，役鬼驱神<sup>⑦</sup>。”共涛敬之为上宾，悉心伺候，欲借头陀法术除

<sup>①</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十二回，第105页。

<sup>②</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十二回，第107页。

<sup>③</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三十七回，第334页。

<sup>④</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十二回，第105页。

<sup>⑤</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三十一回，第276页。

<sup>⑥</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三十一回，第280页。

<sup>⑦</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三十一回，第280页。

掉国主和李俊，篡取国政。先是打探国主、李俊与花逢春年甲，选十恶大败受死日，施符设咒，结果三人无事，七岁世子却无疾而终。然后又策划一计，趁花逢春到金鳌岛与李俊庆寿，朝中空缺时，共涛假意邀请国主到自己家赏节释闷，骗其服下名曰“延龄固本种子紫金丸”。当即，药性发作，国主七窍流血而死。文武官僚、合城百姓尽皆不服，“口出怨言，要与国主复仇，汹汹不已<sup>①</sup>。”于是两人一不做二不休，萨头陀使用妖法，差遣鬼兵，控制京城，又调派黄茅岛革鹏兄弟三人领苗兵五千前来助阵，“那些苗兵奸淫抢掳，肆行无忌，可怜万民荼毒，敢怒不敢言，含泪吞声而已<sup>②</sup>。”

听到国主被弑的消息，李俊等人即刻率兵杀奔暹罗城为国主报仇，但迫于萨头陀的妖法，李俊、费保等人初战失利，“已烧坏了二十多个船，兵卒杀死的、跳下海的，约有三四百多人。”萨头陀、革鹏兄弟围困金鳌岛，苗兵布满云梯飞楼，形势险峻。危机时刻，幸有李应、栾廷玉诸将赶来助阵，剿灭萨头陀、革鹏一伙苗兵。

## （二）内忧外患并存：倭兵侵扰，三岛叛乱

自革鹏兄弟金鳌岛战败而归，萨头陀又令其去日本国借兵。日本国，“在大海岛中，绵亘数千里，管辖十二州，”共有十万雄兵，虎踞海外，“那倭王鸷戾不仁，黠货无厌。高丽国与他附近，常过去抢夺。每想暹罗繁富之国，要来吞并，只是无隙可乘<sup>③</sup>。”正好借此时机夺占暹罗国，于是命将领关白“点萨摩、大隅二州之兵，共是一万，战船三百号，祭旗开洋<sup>④</sup>。”革鹏又煽动青霓、白石、钓鱼三岛起兵反叛。兵力相差悬殊，对于兵卒不满五千的李俊一方来说只能智取。“闻倭丁极怕寒冷，一见了冰雪，如蝥虫一般，动也不敢动。”于是公孙胜就地筑坛作法，焚化符篆，骤雪加上寒风，风定后，海水都结成厚冰。“关白和倭兵都结在冰里，枕藉而死，如水晶人一般，直僵僵冻死了<sup>⑤</sup>。”众人将尸骸抛入海中，收拾数千把好倭刀和百多号战船。倭王闻知惨败消息，“知道天命有归，再不敢来侵犯”。

冰冻倭兵战术顺利消除外患，但内忧尚在，“那青霓三岛煽乱兴兵，若不剪除，二十四岛必然效尤，还须遣将问罪<sup>⑥</sup>。”于是李俊传下号令，“命栾廷玉、扈成、童威领兵一千，战船二十号，征青霓岛；关胜、杨林、童猛领兵一千，战船二十号，去征白石岛；朱仝、黄信、穆春领兵一千、战船二十号，去征钓鱼岛<sup>⑦</sup>，”顺利勘平三岛叛乱。然后又命文武十员，军兵三千逐岛巡历，“好言抚慰，使他怀德畏威，不敢倡乱”，众岛尽皆纳款诚服。

## （三）内治有成，外御有功

<sup>①</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三十二回，第290页。

<sup>②</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三十二回，第291页。

<sup>③</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三十五回，第317页。

<sup>④</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三十五回，第318页。

<sup>⑤</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三十五回，第323页。

<sup>⑥</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三十五回，第323页。

<sup>⑦</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三十六回，第324页。

李俊率领的梁山英雄自驻扎金鳌岛以来，大半年征战，日夜操心，先是诛杀弑君之贼共涛，之后剿灭萨头陀、革鹏和倭兵，又戡平三岛的反叛，局势暂且稳定，但仍需居安思危，正如燕青所说：“有国家的不比庶民，须要兢兢业业。若偷安纵逸，大则丧国，小则亡身。如道君皇帝用蔡京为相，奸党互结，上下蒙蔽，不亲政务，致陷了汴京，父子北狩。马赛真优柔不断，权归共涛，有篡弑之祸。大将军初开国基，务须励精图治，不宜自耽逸乐<sup>①</sup>。”要吸取宋亡和国主马赛真的教训，亲贤臣，远小人，以国事为本，以民情为重，方可收服一方百姓之心。在处理与邻国关系上恩威并重：前番之战使日本国损失惨重，不敢再图谋不轨；高丽王感昔日安道全治愈疗病之功，“奉有金叶表章并朝贡之仪，防倭之计已谨如约，”“愿联宗谱，结为兄弟，唇齿相依<sup>②</sup>”。

#### （四）封号称王，永为大宋子民

正当金鳌岛众将宴饮庆贺时，探事回报“牡蛎滩上有宋朝皇帝，被金国大将阿黑麻赶来，围困甚急。”<sup>③</sup>李军愤然道：

我李俊一介细微，蒙弟兄相助，成此事业，若坐视君父之难而不救援，是豺狼也。虽肝脑涂地，亦所甘心，望众弟兄奋勇同心，共建大义！<sup>④</sup>

于是李俊统率三队兵，乘着大风将火船推入金营，趁黑夜袭击营救高宗，“那金兵被杀死的，烧死的，跳在海内的，不计其数。阿黑麻领残兵，不敢回明州，望登、莱逃去。”将高宗迎至金鳌岛。李俊等换了朝服，高呼拜舞已毕，进献珍饿百盘，并请圣驾暂幸暹罗国度腊八节，“引至金銮殿，各官尽来朝见。”退朝到偏殿，与李俊、公孙胜、燕青三人，无君臣繁缚之礼，以朋友相待商议国事，气氛融洽，燕青谏言：

二帝蒙尘，中原陆沉，此千古创变也！陛下天与人归，继续大统，海内父老，皆拭目以望中兴。陛下当枕戈达旦，以报父兄之仇，不可听信庸人；狃于和议。和议之计，金人以此愚人，奈何我以自愚也！宗泽愤死，张所掣回，神京复失，两淮不守，致陛下蹈险之行，幸天地祖宗之灵，得以万全。陛下还朝，宜远斥和议之臣，亟拔忠贞之士，则二圣可还，海宇可复。昧死陈情，伏望圣鉴。<sup>⑤</sup>

燕青一席话，真切道出国亡后百姓渴望复国的强烈愿望。之后的整设华筵，更是演绎了一

<sup>①</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三十六回，第332页。

<sup>②</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三十八回，第351页。

<sup>③</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三十七回，第335页。

<sup>④</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三十七回，第336页。

<sup>⑤</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三十七回，第338页。

幅和谐美满的君臣宴享图，这是前传未有的，更是陈忱期盼的。

一番朝拜宴享之后，“李俊点文武官八员，领兵二千，护送御驾还朝”，“次日高宗宣柴进等进朝，命光禄寺赐宴，敕吏部照原册论功封职，”之后随宿太尉领敕命返回暹罗国，

到了国中，城上早已搭起仙桥，悬球结彩，香花灯烛，抬龙亭，从仙桥上过去，供在金銮殿，设了香案。李俊率文武共四十四员，俯伏丹墀。”<sup>①</sup>册立李俊为国王，其余皆封官受赏。深受皇恩浩大，李俊对众人言：“……众位的官爵，俱是朝廷论功颁授，非某有厚薄。自今以后，各供其职，若冒禄幸位，有干法纪，某亦不能念私情而旷国典也。”众皆顿首称谢。遂与柴进、燕青、乐和商议应行诸事：原奉宋朝正朔，一切文移俱用绍兴年号；……于北门外造朝京楼三层，每年元旦，望北朝拜，并为远哨海面之用，拨兵守护；祭享朝会、聘问嫁娶、礼仪衣冠制度，悉照宋朝，尽改暹罗蛮俗。诸事完备，把一个海外番邦化作声名文物之地了<sup>②</sup>。

虽在海外建国，但一切法令章程和礼仪制度等均按照大宋规定施行，依然是大宋子民。可见水浒英雄对宋朝的深怀眷恋，忠君爱国之心苍天可表。清人刘廷玑曾称赞此书：

一为李俊立国海岛，花荣、徐宁之子共佐成业，应高宗“却在金鳌背上行”之谶，犹不失忠君爱国之旨。<sup>③</sup>

元宵之夜，举国上下广放花灯，“笙歌细乐，烟火花炮，通宵彻夜不休”<sup>④</sup>，兴致所至，赋诗吟诵，举国欢庆，《定海记》中虬髯公下海在扶余国封王的故事，与李俊众人昔日所历之事颇为相似，奸臣当道，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得海外建国，另辟基业。正如国主所言：

这一本戏竟像是与我们写照一般，如何这等相像得紧！也是奇事！<sup>⑤</sup>

结尾处照应现实，隐晦曲折地表达出作者对异族统治的强烈不满，不为异族臣民的决心。

综上所述，《水浒后传》是一部借宋事言明事的托古讽今之作。首先，从易代之际的文学创作背景来看，作者选择以宋事为言说对象，源自于明人好说“宋”的传统。

明人好说“宋”；明清易代之际，更以说宋为自我述说。这也是遗民史通常的叙事策略。明清之际是宋遗民发现时期。出诸明遗民之手的“宋遗民史”，不消说是其

<sup>①</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三十八回，第348页。

<sup>②</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三十九回，第353页。

<sup>③</sup>【清】刘廷玑撰、张守谦点校：《在园杂志》，第125页。

<sup>④</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四十回，第366—367页。

<sup>⑤</sup>【清】陈忱：《水浒后传》，第四十回，第369页。

“当代史”的一种隐喻形式。<sup>①</sup>

其次，清初禁锢的政治文化氛围决定了作者不得不假托以古宋遗民的口吻反映清初的动荡时局，表达自己对新朝的不满、故国的怀念以及复国中兴的期盼。第三，从小说内容看，陈忱在尊重和继承《水浒传》“官逼民反”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扩展，将梁山豪杰置于宋末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斗争洪流中，歌颂“草泽英雄”的救国勤王运动，结尾处摆脱前传的悲剧色彩，以海外建国成就大团圆结局；丰富完善水浒英雄的形象和性格，突显他们的忠君爱国之旨。小说虽然带有一定的愚君愚忠思想，但就整体成就而言，仍可算是一部具有自觉创作意识和独立文学价值的作品，寄寓了陈忱这位遗民对历史、对时代、对人生的特殊理解与情感。

---

<sup>①</sup>【清】顾炎武著，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之序宋明德《广宋遗民录》，第33-34页。

## 结 语

甲申 1644 年，对明遗民来说是痛苦的誕生日。面对天崩地解的动荡局面，明末士人大致作出如下三种选择：第一，“鱼贯稽首，出就寇廷”。单就 1644 年来说入清做官的官员就有 50 名，大多是京城行政官员，有进士身份的 36 名<sup>①</sup>，他们成为明朝的“贰臣”；第二，“捐躯报主恩”。在崇祯帝自缢后的最初几天自杀殉难的官员至少有 40 名，而乾隆四十二年赐撰的《胜朝殉节诸臣录》则收录了 2449 人之多，为后人所标榜和颂扬；第三，“遗世而独立”。这些未死而生的明朝士人开始了自己的漂泊人生。较之物质意义上的“家”之毁于战火，文化生存意义上的“精神家园”的丧失，才是遗民们刻骨铭心之痛。表面上，遗民们遍历山川名胜、明陵圣庙，似无特别作为，然而，看似悠游自适生活的背后，却承受着内心因亡国而悲愤、悔恨、自责的矛盾挣扎，他们的隐逸山林，林泉之游，全然没有轻松与疏散，而是别有一番沉重与抑郁。这是很多明末士人的选择，也是陈忱入清后生存方式的真实写照。

从陈忱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为覆灭王朝未亡人的遗民情结与复杂心态：一方面对故明心怀依恋，以为“不如且就五鼎烹，莫向庖丁复求活”，并对明末党争加以鞭笞，感叹“负荆谁似廉将军，两虎相争不相下。三军恸哭王业销，万事忽然如解瓦”，对王朝更替过程中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百姓遭际寄寓深切同情，发出“丈夫生死安足计，但求一寸干净地”的沉重叹绪；而另一方面，和当时的众多遗民一样，陈忱亦难摆脱“所报是何国”的茫然与怅惘，毕竟他们忠心相向的王朝早已灰飞烟灭，虽然南方的抗清斗争仍在继续，但难以实现形势的根本转变；为保全气节而选择归隐，企图以“世故虽多舛，南薰且晏如”、“遗老自知耽酒癖，斜阳遮莫话前朝”沉湎诗酒来麻醉自己的用世之心，但酒到酣处，难免不时怀有“凉归高树空飕飕，抚今追昔心烦忧”的感慨。

也正是在这种纠结起伏的心绪下，陈忱创作了小说《水浒后传》。在这部书中，陈忱固然延续了原著替天行道、惩恶扬善的主旨意图，但其叙事中心已明显转向了忠奸斗争、民族矛盾。无论是“愤六贼之弄权误国”、“愤官宦之嚼民饱壑”，还是“愤释道之淫奢诞诞”，都展现了他对明亡的反思与忧愤。如果说小说前三十回全面彰显了作者除奸忠君意识，那么最后的十回则深入表达了作者的用世之心与政治愿景，表露了“道丧身宜贱，时危梦自尊”的气节与忠贞。或者可以认为，在隐逸表象下，遗民才是陈忱的真正身份，遗诗和小说便成为他遗民思想的完整载体，是我们走进陈忱精神世界的津梁。

<sup>①</sup>【美】魏裴德著，陈苏镇等译：《洪业——清朝开国史》附录 B《1644 年的贰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399 页。

## 参考文献

### 著作类

#### (一)

- [1] 陈忱. 水浒后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2] 《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 古本小说集成[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 [3] 施耐庵, 罗贯中, 凌庚, 刁宁校点. 容与堂本水浒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4] 孔尚任. 桃花扇[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 [5] 陈田. 明诗纪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 [6] 钱仲联. 清诗纪事[M].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 [7] 李贽. 焚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8] 郭庆藩, 王孝鱼点校. 庄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9] 刘宝楠, 高流水点校. 论语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10] 杜甫, 杨伦笺注. 杜诗镜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11] 董说. 丰草庵诗集[M]. 清初刻本.
- [12]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 清诗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13] 归庄. 归庄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 [14] 顾炎武, 华忱之点校. 顾亭林诗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5] 洪兴祖, 白化文, 许德楠, 李如鸾, 方进点校. 楚辞补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6] 黄宗羲, 沈善洪. 黄宗羲全集[M]. 浙江: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 [17] 陆心源. 吴兴诗存[M]. 清光绪十六年(1890).
- [18] 彭庆生, 曲令启. 诗词典故词典[M]. 山西: 书海出版社, 1990.
- [19] 裴世俊. 钱谦益诗选[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20] 陶渊明, 曹明纲标点. 陶渊明全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21] 吴嘉纪, 杨积庆笺校. 吴嘉纪诗笺校[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22] 宁波师范学院黄宗羲研究室. 黄宗羲诗文选[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 [23] 王镇远. 朱彝尊诗词选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24] 王国维. 人间词话[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25] 杨凤苞, 李文田校注. 秋室集[M]. 湖州陆心源刻.
- [26] 俞樾. 茶香室丛钞[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27] 周庆云. 浔溪诗征[M]. 民国六年(1917).
- [28] 张岱. 石匱书后集[M]. 上海: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59.
- [29] 张岱, 云告点校. 琅嬛文集[M]. 湖南: 岳麓书社, 1985.
- [30] 陈忱, 张隽. 东池诗集[M]. 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 2001.



[31] 屈大均, 欧初, 王贵忱编. 屈大均全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 (二)

[32] 陈会明. 陈忱研究[M]. 福建: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33] 陈生玺. 明清易代史独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34] 丁锡根. 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A].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35] 胡适. 中国章回小说考证[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0.

[36] 何冠彪. 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M]. 台北: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7.

[37] 何宗美. 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38] 刘勰, 詹锳义证. 文心雕龙义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39] 刘廷玑, 张守谦点校. 在园杂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40] 苏珊·朗格, 滕守尧, 朱疆源译. 艺术问题[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41] 谭正璧. 中国小说发达史[M]. 上海: 上海光明书局, 1935.

[42] 谭正璧.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1.

[43] 谢正光, 范金民. 明遗民录汇辑[A].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44] 谢国桢, 牛建强. 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A]. 福建: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45] 谢国桢. 明末清初的学风[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46] 游国恩. 中国文学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47] 朱一玄, 刘毓忱. 水浒传资料汇编[A].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1.

[48] 赵景深. 中国小说丛考[M]. 山东: 齐鲁书社, 1983.

[49] 郑公盾. 《水浒传》论文集[C]. 宁夏: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50] 郑云波, 吴汝煜.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阅读提示[M]. 江苏: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51] 郑振铎. 郑振铎全集[C]. 河北: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8.

[52] 赵园.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三)

[53] 班固, 颜师古注.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54] 崔瑞德, 牟复礼, 杨品泉等译. 剑桥中国明代史[M]. 北京: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55] 范晔, 李贤等注.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56] 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57] 顾诚. 南明史[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58] 留云居士. 明季稗史初编[A]. 上海: 上海书店影印出版, 1988.

[59] 李清, 顾思点校. 三垣笔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60] 梁廷枏, 骆驿, 刘骥点校. 海国四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61]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明实录[M]. 北京, 1962.
- [62] 南炳文, 白新良. 清史纪事本末[M].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6.
- [63] 潘玉璿, 冯健修, 周学濬, 汪曰桢. 光绪乌程县志[M]. 上海:影印本上海书店, 1993.
- [64] 司马光, 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 1995.
- [65] 司马迁, 裴骃集解, 司马贞索隐, 张守节正义.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99.
- [66]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
- [67] 邵廷采. 东南纪事[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2.
- [68] 汤纲, 南炳文. 明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69] 汪曰桢. 南浔镇志[M]. 清同治二年(1863).
- [70] 文秉. 烈皇小识[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2.
- [71] 魏斐德, 陈苏镇等译. 洪业——清朝开国史[M].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 [72] 薛居正等. 旧五代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97.
- [73] 谢国桢. 增订晚明史籍考[M]. 北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81.
- [74] 谢国桢. 南明史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 [75] 谢国桢. 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C]. 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1957.
- [76] 永瑆, 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77]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
- [78] 赵翼. 廿二史札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 [79] 章开沅. 清通鉴[M]. 湖南:岳麓书社, 2000.

## 论文类

- [1] 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 鲁迅研究月刊[J]. 1990, (12).
- [2] 陈会明. 《东池诗集》与陈忱的生平事迹[J]. 文学遗产, 2004, (6):135—138.
- [3] 陈会明. 慷慨悲歌添新声——新发现的陈忱的九首诗歌[J]. 文教资料论文集, 2004, (19):84-86.
- [4] 陈会明. 陈忱生平事迹及有关问题的辨正[J]. 明清小说研究, 2005, (2):191-201.
- [5] 陈会明. 《水浒后传》作者事迹新证[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4):53-58.
- [6] 陈会明. 陈忱诗歌略论[J]. 三明学院学报, 2006, (1).
- [7] 刁云展. 关于两种《后水浒》的现实主义[J]. 社会科学辑刊, 1981, (1):140-145.
- [8] 冯保善. 敬夫考辨[J]. 浙江学刊, 1987, (1).
- [9] 冯保善. 小说小考三则[J]. 明清小说研究, 1999, (4):210-211.
- [10] 顾农. 乌程陈忱与秀水陈忱[J]. 鲁迅研究月刊, 1998, (5).
- [11] 高日晖. 清初的遗民心态与《水浒传》的接受[J]. 齐鲁学刊, 2005, (3):89-93.
- [12] 刘靖安. 论《水浒后传》的创作意图[J]. 殷都学刊, 1983, (3):19-24.

- [13] 刘靖安. 论《水浒后传》的爱国主义主题[J]. 贵州文史丛刊, 1985, (4):98-104.
- [14] 凌培. 陈忱及其《水浒后传》的述评[J]. 湖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5, (4):47-50.
- [15] 欧阳健. 陈忱丁耀亢小说合论[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2): 63-71.
- [16] 田兴国. 劫后余生重聚义, 诛歼表忠续旧编——陈忱《水浒传》研究[J]. 鄂州大学学报, 2005-9(5):40-42.
- [17] 杨志平. 陈忱生平交游考[J]. 明清小说研究, 2005, (1): 207-218.
- [18] 文学遗产编辑部. 文学遗产增刊[J]. 1959-12(7).
- [19] 王洪军. 张隽交游与创作考[J]. 北方论丛, 2004, (3):25-31.

## 后 记

2008年3月1日，为寻找工作而四处奔波的我刚刚走出考场，便得知论文被抽到盲审的消息。当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工作毫无着落，论文虽已成初稿，但离送审目标仍相差甚远，双重任务顿压肩头，让我深感焦虑恐慌。于是重返学校，埋头于论文的修改中。在这期间，导师张庆民先生多次就论文的结构框架、选材取舍、内容撰写等方面给予悉心的指导和中肯的建议，指出我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疏漏，并不厌其烦地一稿又一稿地进行修改，甚至连错字赘句和标点符号都一一纠正。先生严谨的学风、不苟的态度和深厚的学养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惟有向先生道一声真挚的感谢。感谢先生在研究生三年的学习和生活中给予我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帮助。

感谢开题组委会的段启明先生、竺青先生、孙玉明先生、侯会先生、汪龙麟先生，感谢他们在论文开题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启发我以新的角度和思路开拓论文的写作空间。

感谢舍友陈培凤、王春晓、施文斐、张丽丽，结识她们是我的幸运，真挚的友情更是弥足珍贵，祝愿她们今后的工作顺利、生活幸福。

感谢父母二十六年来抚养和哺育，赐予我生命，教育我成长，“要做事，先做人”的训诫我会永远铭记在心，它将时刻鞭策激励着我为美好的未来而拼搏奋斗；感谢赵可蒙六年来对我学业的坚定支持和默默奉献，以及生活上的关心与照顾，让我在疲惫之余有个可以停靠的港湾。

毕业在即，谨以此篇尚不尽如人意的论文，深深感谢关心、支持和帮助过我的每一个人！也以此纪念我二十年的求学生活。